

兒健血錢



行印店書方南海巨

何一峯著
鐵血健兒

清秋石題



題鐵血健兒

提來三尺劍光寒，不畏絲權不畏
難以寬一髮，天地窄手扶日月上
雲端

千人解易萬人癡，正是男兒得意
時，殺盡公麼知小醜，全憑鐵血寸
心知

丹陽林儼琴未定之草

徐序



武俠小說能迎合近代潮流。以故各書肆爭相出版。一若致富捷徑。卽隨此所謂之一道劍光而至者也。實則可哂。英雄豪傑。人人能見之。人人能知之。而人人不能描寫之。描寫過火。等於荒唐。描寫未及。類於畫犬。惟有卽不卽不離。如攝影然。則英雄之所以爲英雄。豪傑之所以爲豪傑。始能引起人類之觀感。近半年中。由友人丐予作武俠小說之序者。雖半謝絕。但又因種種關係。不得不應酬者。其數已達五六十篇。其中文字。使予五體投地者。固屬不少。毫無意義。以武俠寫作惡棍土豪之模形者。敢曰尙多。惟此鐵血健兒一書。洵非凡響。其情節之奇離。佈局之莫測。文字之緊湊。事實之新穎。尙屬餘事。予所最心愛者。卽傳播革命主義六字是也。滿清入關。原以吾族爲征服品。彼時懾於專制之淫威。茶寮酒肆。竟至壁懸禁談國事字樣。卽此一端。民爲邦本之義。尙能存乎此。

徐 序

世界者乎。此書之宗旨。儼爲懷種族革命思想者。成一錄功簿。殊與其他之武俠小說不同。如此書尙不得謂之武。此書尙不得謂之俠。吾當披髮入山。不居人世。再鬻劣文矣。呵呵。卽此爲序。

民國十八年九月五日


剡谿徐哲身序於申寓之養花軒次





鐵血健兒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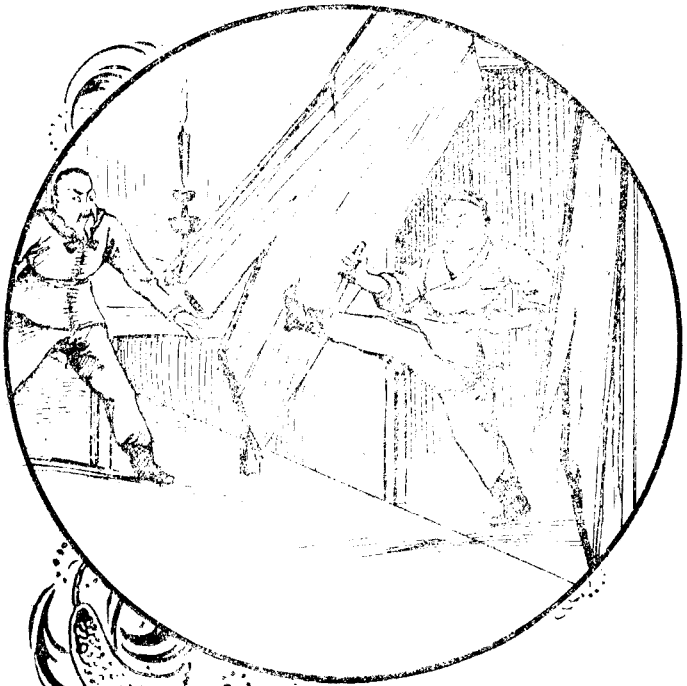
亡國慘。亡國而無殉國之士則尤慘。慨自滿清入關以來。顛覆有明社稷。其間奔走國難如史可法輩。出死入生。百折不回。終致釜共舟沉。一瞑不視。亡國遺民而有亡國遺民之價值。亡國之慘史有榮光矣。且一史可法死而後起千百之史可法。前仆後繼。接踵而來。始知我國山川磊氣之所鍾毓。固代有人在。而先烈遺傳之可能性。遂茁壯於巖谷草莽之間。夫異族腥羶。實逼此土。日運其如虎如狐之手段。以剝蝕我國民之自由。而稔頂煌煌。強半含有流質性之讀書種子。又復認人爲父。甘自居於無腦無性無血無氣之儔。狼狽爲奸。使我國民日呻吟於崑制淫威之下。藏其自由丹書於玉函金匱之中。如牛馬之任人宰割。如魚肉之任人葷醢。蓋已成爲第二之天性矣。而巖穴草莽之士。固知所



謂國仇。所謂國難。士氣將無所憑恃。所憑則有白鐵。所恃則有赤血。猛虎噬於前。則蹤澗穿林。若履平地。大火燎於後。則飛簷走壁。如轉蓬帆。其心非不熱。技非不奇。志非不堅。氣非不壯。事成固流血千里。以雪祖宗之遺羞。事敗亦殺身成仁。以贖國民之沉孽。蓋其根柢之深厚。有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實開西方俾相鐵血主義之先河。爲現代革命告成之嚆矢。其歷史使余怒。使余哀。使余駭。使余喜。使余悶。使余噴嚏而不能已於言。曩者南方林君。以洪楊流血史囑余編纂。余因而謝曰。洪楊固一時之怪傑也。其事實多散漫於羣書。曷若將雍乾間無名之傑。傳諸不朽。藉彼丹忱榮我稗史之爲得乎。林君是余言。因搜集當代祕密運動家之流血人物。會串一書。顏曰血鐵健兒。余編是書。竟而書中之正副要角。猶日縈繞於腦海夢魂之中。彷彿見其揮戈殺敵。流血疆場。絞其腦。滴其汗。胼胝其手足時也。是爲序。

第一回

鐵血健兒



嘩啦一聲
飛起三扇
房門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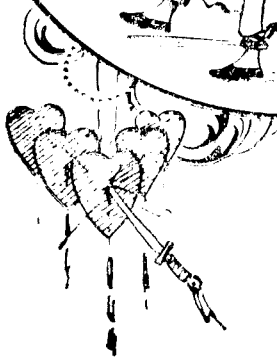
鐵血健兒



耳邊但聽
得呼呼風聲

第三回

鐵血健兒



忍
折自己的心
擲与桌子來

第四回

鐵血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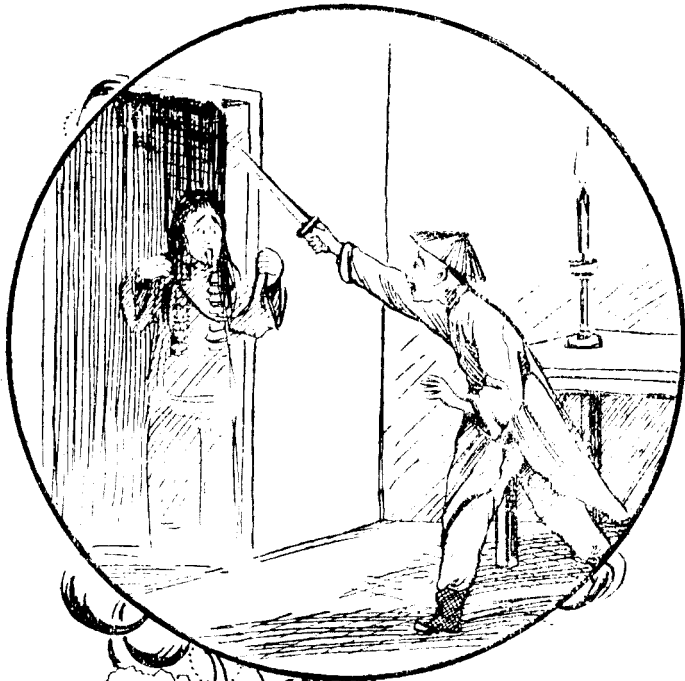
這位玲姑娘
真的一個好模
樣兒

第五回

鐵四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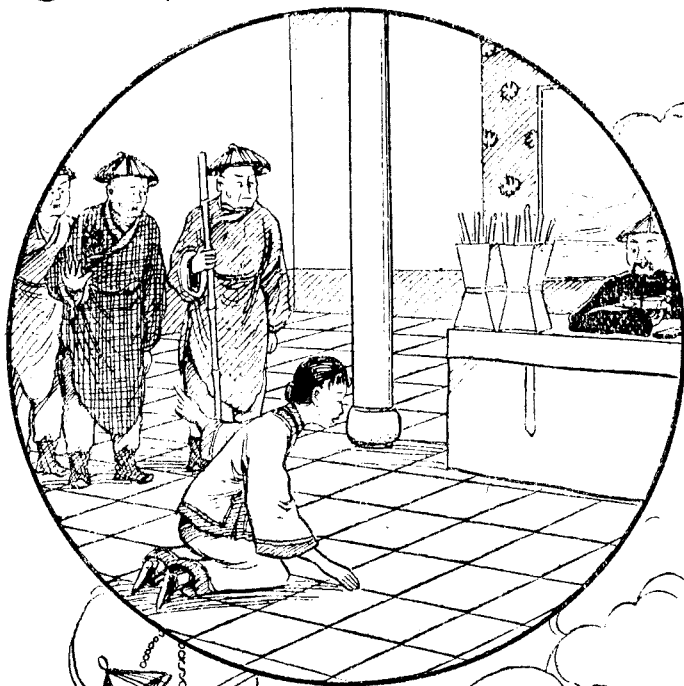
老子沒拘票
就敢到你房
裏來拿公磨



他急得從

身邊抽出

解手刀來



小女子恨起來
就要咬下他一塊肉

第八回

鐵四健兒



偏是下官

大膽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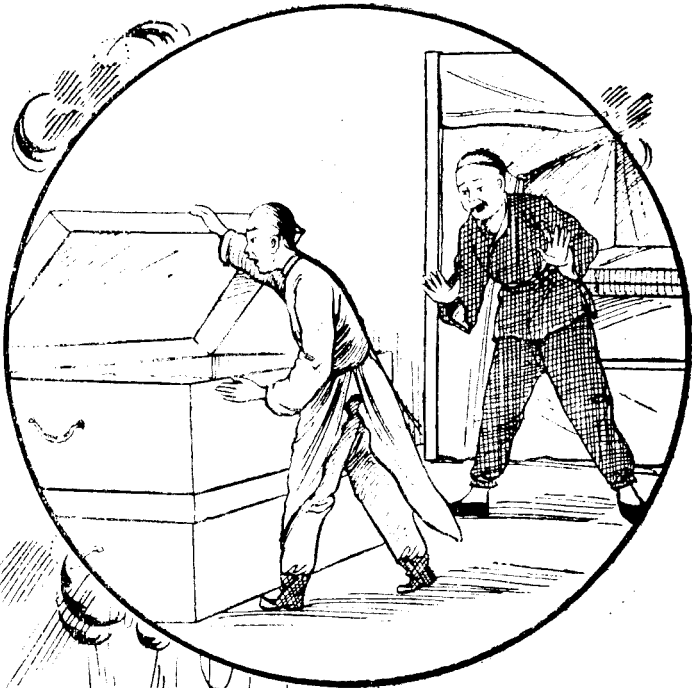
他的馬腳來

第九回

鐵血健兒



却見前面有
幾個人在
那裏吃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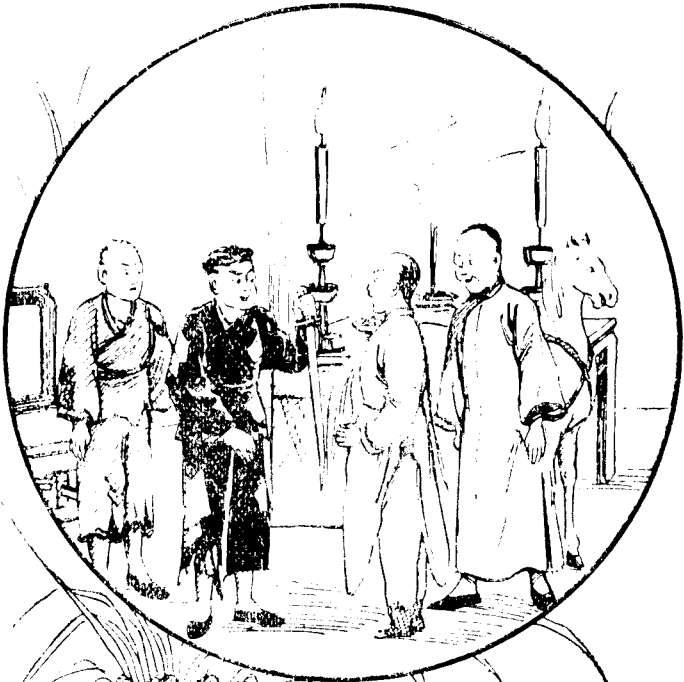


打開箱子

早不見了

那把寶刀

青



我們都是
同志並不
做強盜的

青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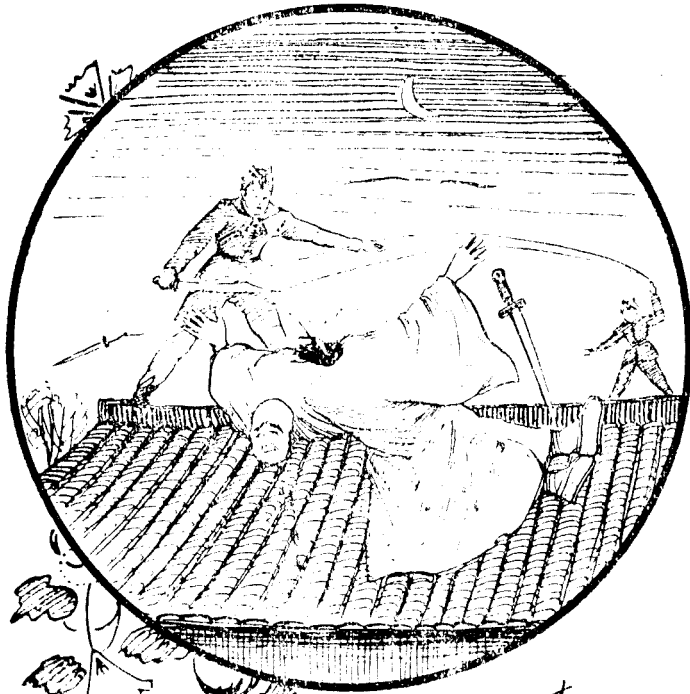
却把石伯厚
驚得呆了半響



楊德武逞勢

用手在叢狗

頭上一拍



哧
吱
一
聲
一
個

光
頭
落
下
去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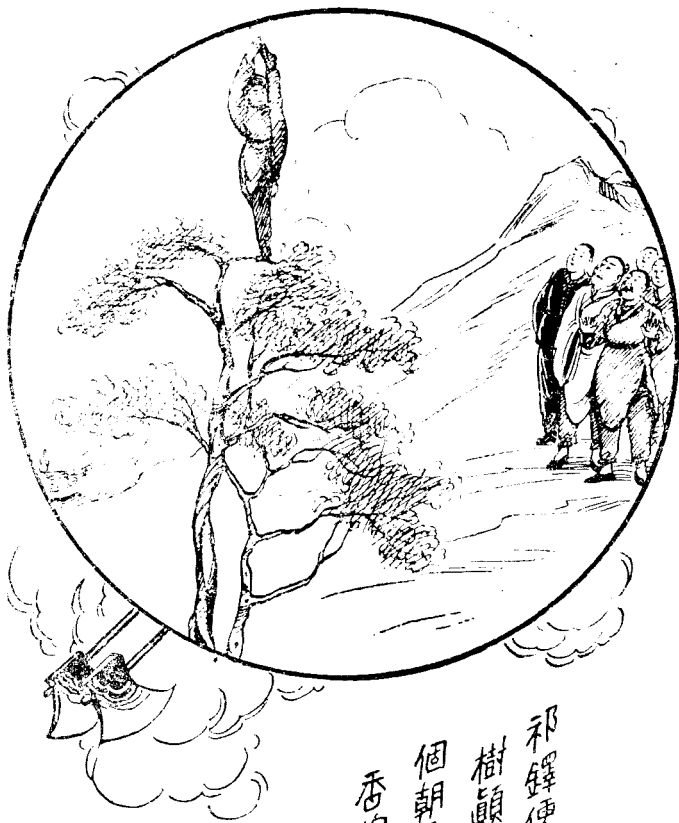
他們這時

才知宦海

波濤的凶險

第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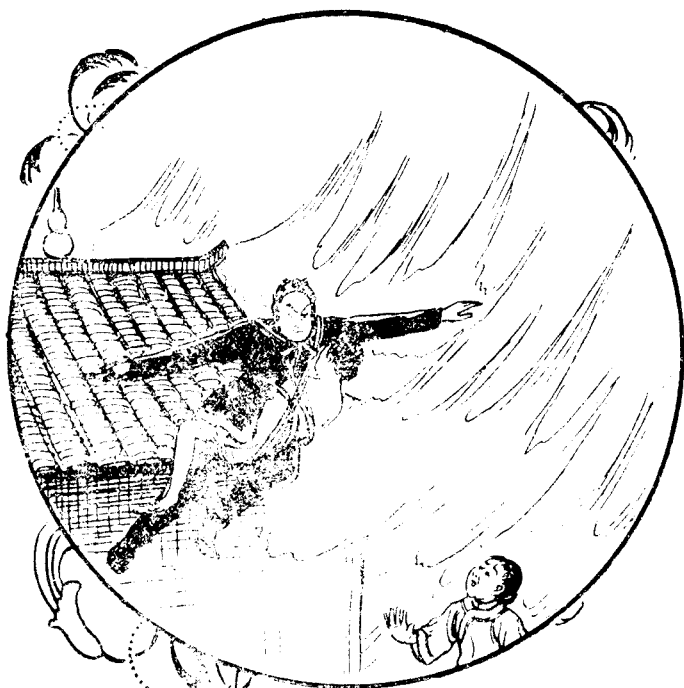
鐵血健兒



祁鐸便在
樹顛上做了
個朝天一炷
香的架式

第七十回

鐵血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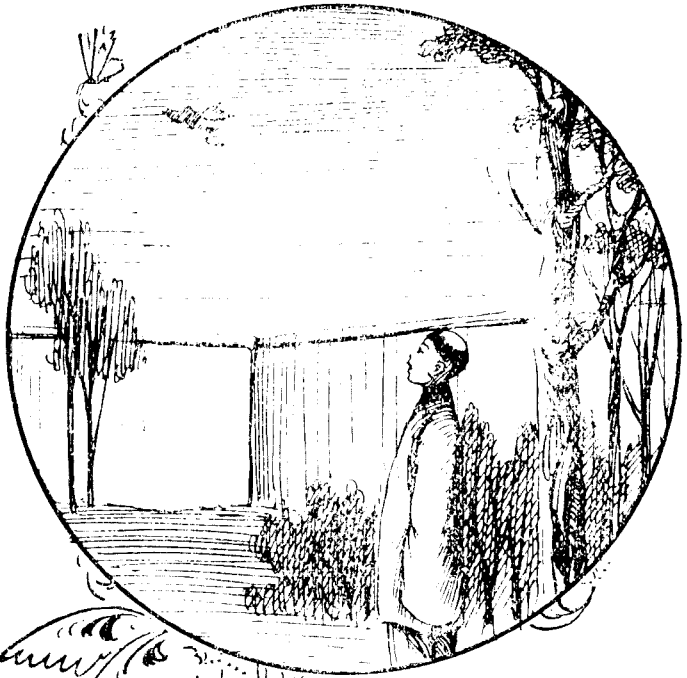
他便張開膀
子飛下山來



這是我們史
大哥的敬意

第十九回

鐵血健兒



忽見一團黑影
在月光下
移動

第廿回

鐵血健兒



廣慈便在
飛龍嶺建
了一座太陽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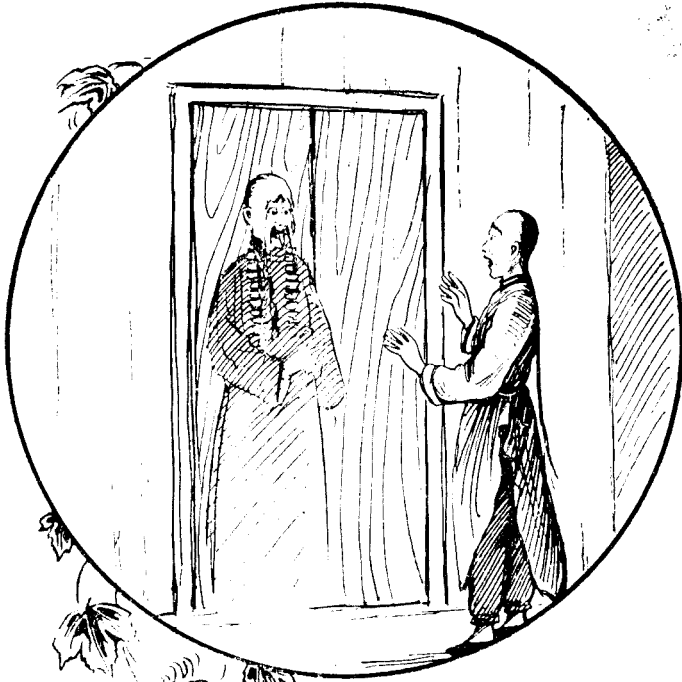
育

第二十一回

鐵血健兒



再經風一吹那
狗血便像毛毛
雨那樣落下來



忽見他父
親在面前
閃了一閃



那師傅的酒

費也歸教會

賬好了



杏生見了那
封信不覺愣
了好一回

回五廿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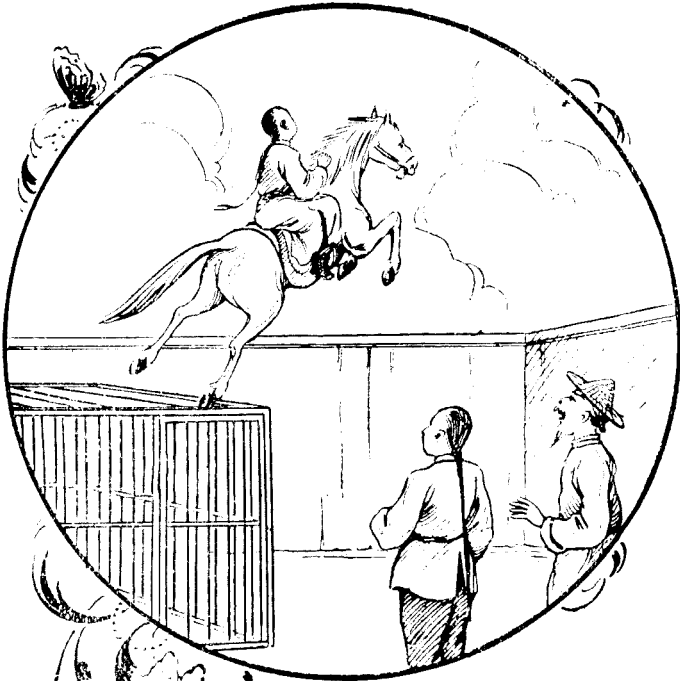
兒健血鉄



劃然一响
石敲星磨
成兩半個

第六廿回

鐵血健兒



那馬四蹄
騰空有三
丈多高

第七十回

鐵血健兒



若有半句含糊
看我這刀



忽然來了

許多奇形

怪狀的魔鬼

第廿九回

鐵血健兒



米石丹趁勢

用刀回三棚

7

第卅回

鐵血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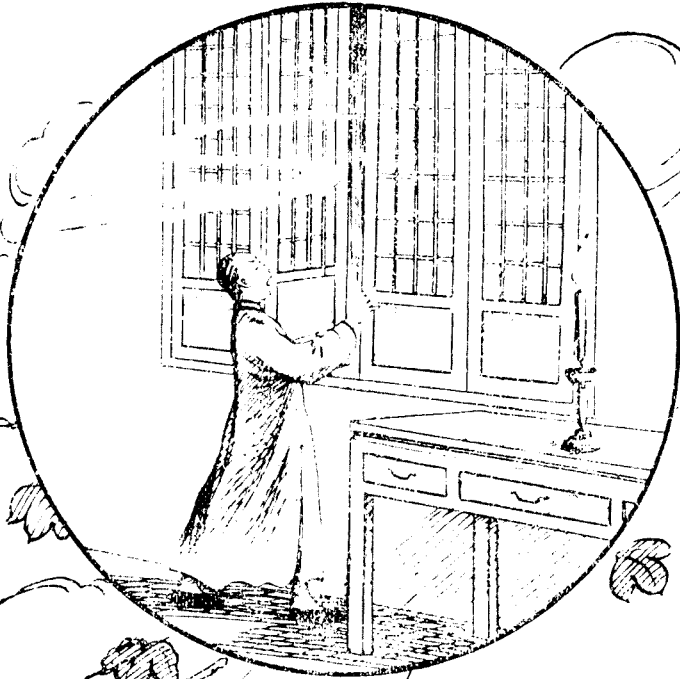


忽然飛進

幾條好漢

第一一

鐵血健兒



忽見一縷白
光吹進窗眼

育生

第卅二回

鐵血健兒



好個不識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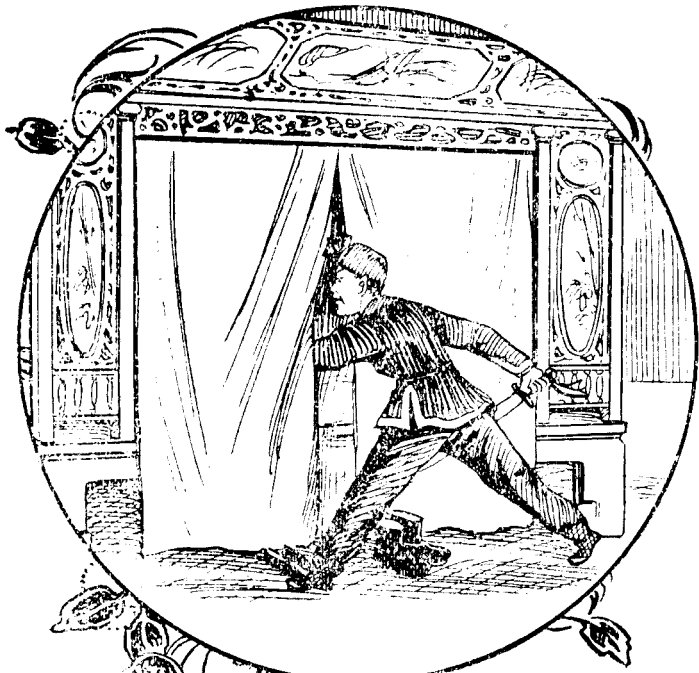
舉的瘋丫頭



岳廣義
如飛將軍
從天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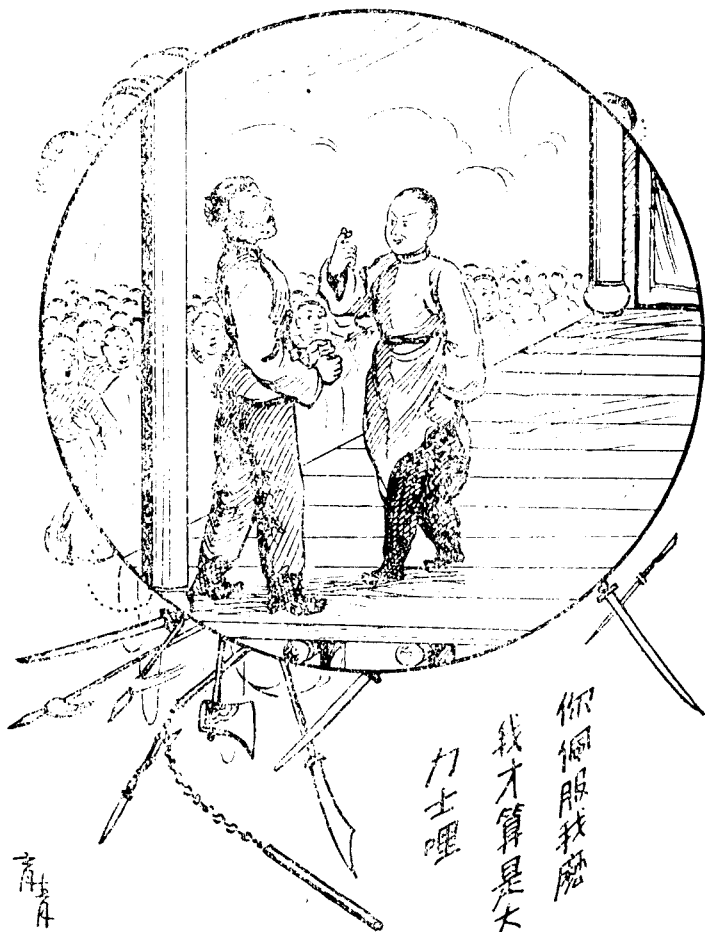
第卅四回

鐵血健兒



他掀開錦

帳來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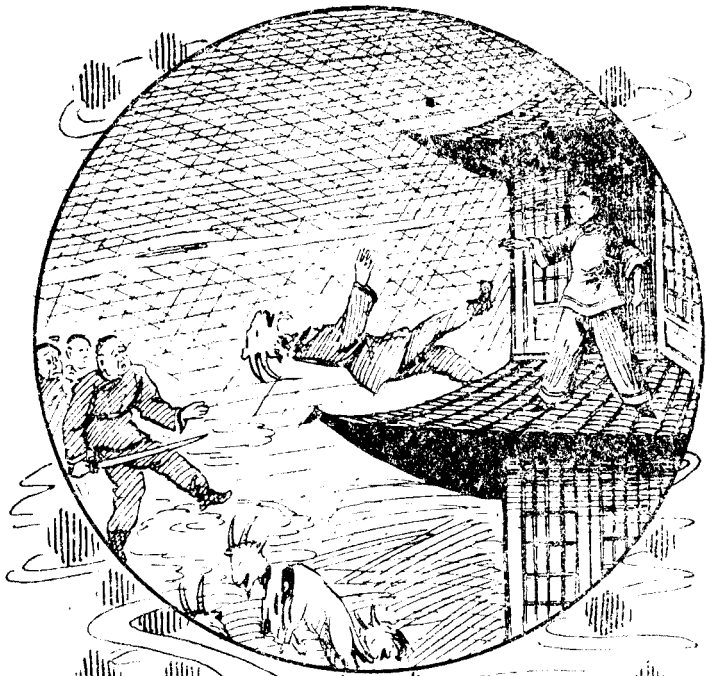
你個服我麼

我才算是大

力士哩

第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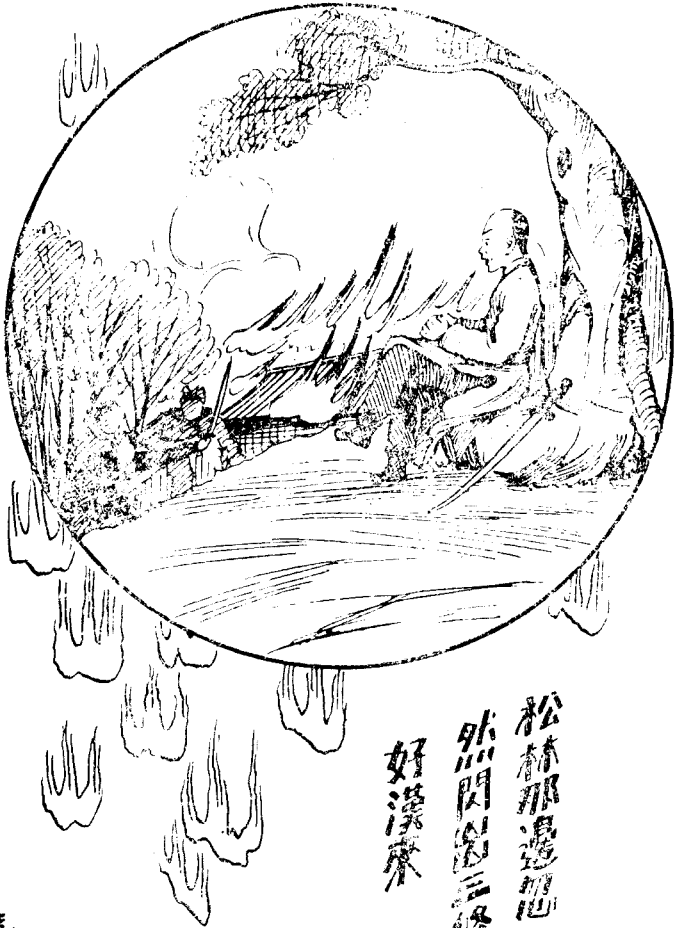
鐵血健兒



一時血肉紛
飛身首
異處

第七回

鐵血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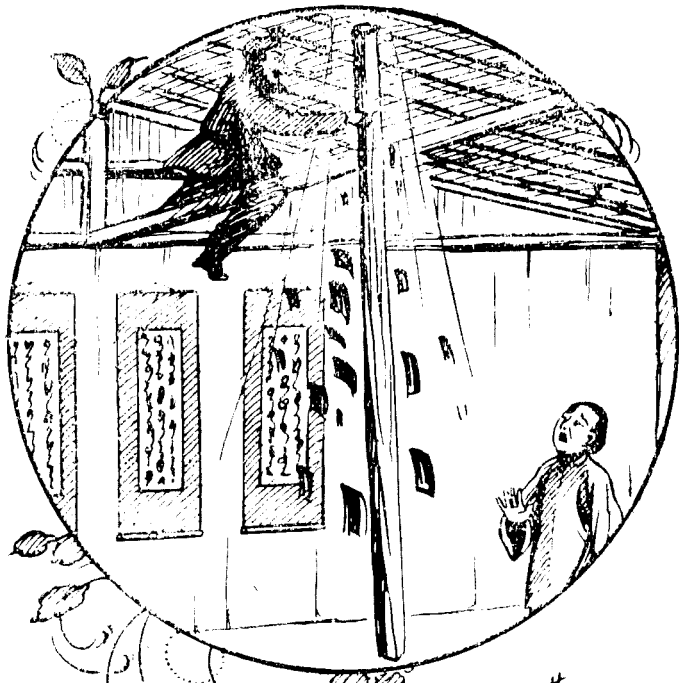


松林那邊那
 然閃閃三條
 好漢來

青
 月

第八回

鐵血健兒



嘩啦一聲抽出
一根棟樑來

第三回

鐵血健兒



忽見後面
飛塵大起



却是說古夢睡
着兩個女子

第四一四回

鐵血健兒



你的性命正滑
在西瓜皮上呢

第四二回

鐵血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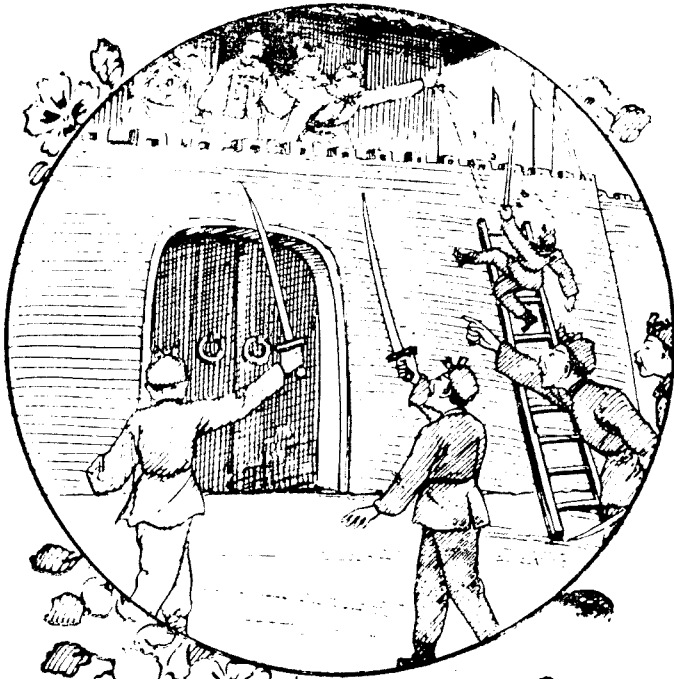


許仁階猛然

向石碑一脚踢去

第四回

鐵血健兒



果見鐵血健兒
在城下叫罵

第四回

鐵血健兒



三個忽然
七孔流血倒在地上

第四五回

鐵血健兒



各人的劍

光齊向那

妖氣射去

第四十六回

鐵血健兒



忽然浪船變
做一根蘆葦

第四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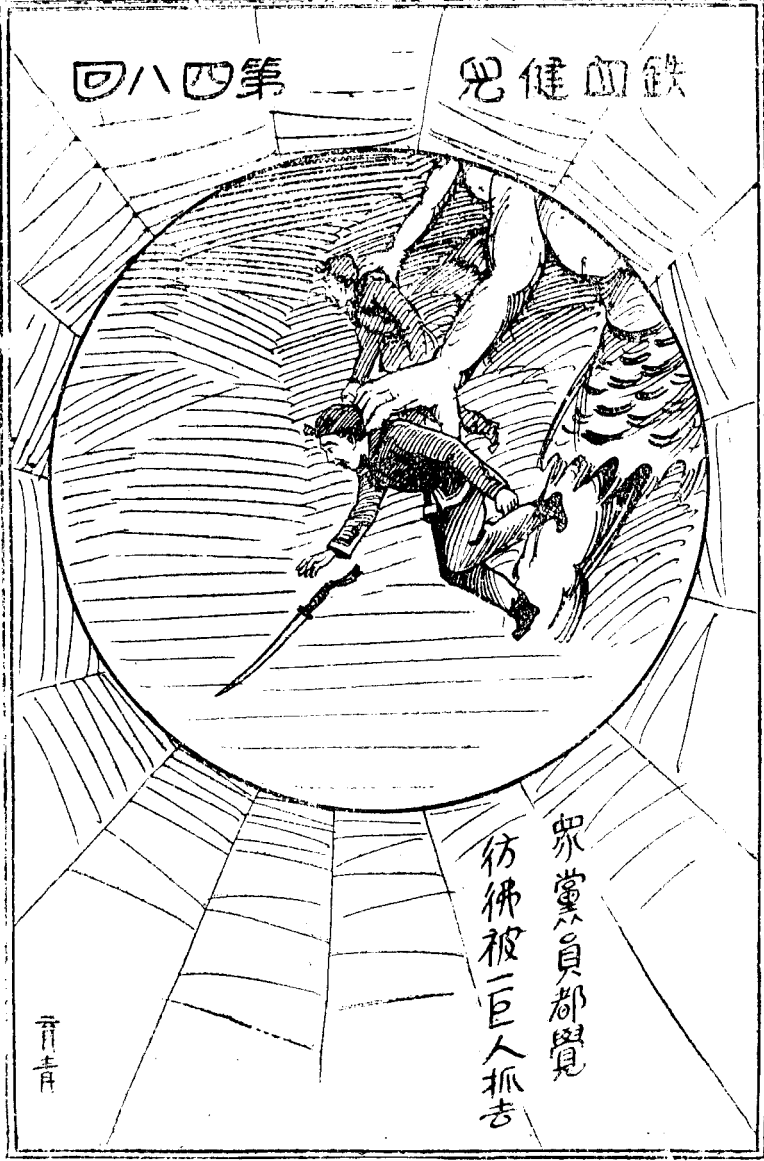
鐵血健兒



你們且跪下來
本督有話要
問你

第四八回

鐵血健兒



眾黨公員都覺
彷彿被巨人抓去

育青

第四九回

鐵血健兒



我被那道童
逼得難解難分

第五十五回

鐵血健兒



醒來不覺
睡在一堆山草中



鐵血健兒目錄

滄東 何一峯著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老教師酒邊逢怪客 |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
| 第二回 | 痛國仇孤心投父執 | 捐義軀九族刃刑台 |
| 第三回 | 雁頭抓箭神技喜無傷 | 刀下摘心英靈驚作古 |
| 第四回 | 浮生爭似夢腸斷花箋 | 長舌鼓如簧讒生貝錦 |
| 第五回 | 克斯米一怒害賢良 | 孫必古全家入狂狴 |
| 第六回 | 酒後言真言隔垣有耳 | 袖中生巧計順水推舟 |
| 第七回 | 助桀爲虐郭知縣藏奸 | 蒙難全貞孫小姐使詐 |
| 第八回 | 吳提督苦心折獄 | 許秘書挖目歸田 |

第九回 餐風飲淚午夜拜兄墳 冷月寒鴉孤身尋師骨

第十回 還鑣銀老達官走眼 盜寶刀小英雄吃驚

卷一

第十一回 鐵血論交素心盟白馬 銅山握別紅淚洒青萍

第十二回 石伯羣涼血騙好友 徐志驤仗義殺驕妻

第十三回 寸髮不留奇童遭慘殺 單刀直入小俠陷機關

第十四回 薛雲娘飛劍殺頭陀 楊錫慶徒手入王府

第十五回 爭妍取媚起宦海波濤 監鳳囚鸞嘗鐵窗風味

第十六回 杯弓蛇影國事嫌疑 綾帶輕裘將軍豐度

第十七回 收韁勒馬古寺任逍遙 賁鶴焚琴迷宮興土木

第十八回 弄假成真孫士麟入教 捨身取義馮燕南就刑





第十九回

濁流飲恨人血酒漿

危幕棲安風聲草木

第二十回

朱獨臂獨闢太陽宗

邵繼光繼設三元會

第二一回

紙人噴火燄狗血淋頭

匣劍吐寒光佞靈授首

第二二回

史冠芳病賺褚棊卿

閻萬華怒激郭如海

第二三回

貂裘換酒名士襟懷

羅袂生寒美人肝胆

第二四回

見情書貳兒受謗

論國恥俠女驚心

卷三

第二五回

巨眼出青釵婦隨夫唱

寸心矢天日眼笑眉開

第二六回

德州城錢四寶拳

武曠山齊五得馬

第二七回

盜草人誤陷水家寨

賣花斧活捉劉漢升

第二八回

鬼能爲厲酒後失金刀

誠可通靈澗邊遇神虎

第二九回 報父仇單刀搦四虎 急國難午夜走三山

第三十回 品香樓英雄割舌 聚義廳強盜盟心

第三一回 秋雨滴梧桐風吹葉落 茜窗留楮草檳在人亡

第三二回 白壁本無瑕幾膏虎口 黃金難解厄幸免鴻離

第三三回 錢迺剛孤身入督署 岳廣義杯酒刺梟雄

第三四回 盜印章威脅鐵制軍 送人頭智賺余知縣

第三五回 劫法場力救小英雄 打掃台氣走大力士

第三六回 血肉橫飛狂風驚怪客 夢魂錯愕古寺殺人妖

第三七回 白日鼠三探太子府 紅鬃俠火燒劍鋒山

第三八回 割髮留頭烈忱救難女 架樑換柱隻手運神功

卷四





- 第三九回 劍光驚一瞥石破金開 戰血沃九江雲翻兩覆
- 第四十回 慘霧連天風雲大變化 穢塵滾地時勢造英雄
- 第四一回 生機存一線烈女賣身 雄辯驚四筵僉夫割舌
- 第四二回 莽男兒輕身入虎穴 瘋道士飛檄摘人頭
- 第四三回 公仇私忿衆志竟成城 劍雨刀霜三軍同插血
- 第四四回 碧髮紅袖兒女情長 青浦黃旗風雲氣壯
- 第四五回 嘔餘血淚三俠喜誅仇 拚着頭顱千軍爭殺賊
- 第四六回 驀地起風波血流漂杵 漫天撒魚網淚洒秋江
- 第四七回 國亡人在烈士膝如金 血濺刀飛男兒身是鐵
- 第四八回 警電突飛來毛將安附 肉刑惡作劇死有餘哀
- 第四九回 積重難返斧共舟沈 不平則鳴聲隨淚盡

鐵血健兒目錄

第五十回 美人物化紅血染桃花 烈士名成丹心留楮葉

六





鐵血健兒

淮東何一峯著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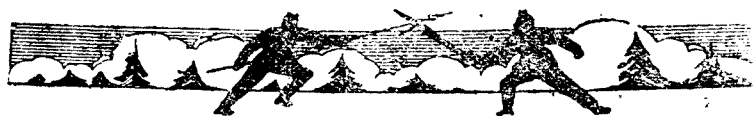
老教師酒邊逢怪客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舒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這一首滿江紅詞。是宋代岳飛的慷慨之作。總觀岳飛的胸襟肝膽。確是百折不回的一位虎虎奇士。因想我國的山川磊氣。運歎英才。鑿鼓腥聲。漂流戰血。殆有無量數的岳飛。化身萬億千相。雖然時勢各有不同。環境各有不同。歷史各有不同。而憑着這一刀一槍一劍。爲我國英雄史上放一異彩。則無所謂不



同。老古不必說。於今且在滿清雍乾時代。敘出一般富有血性的亂世英雄。一條線索。先在直隸岳廣義提起。這岳廣義原是岳飛的後裔。在北京開設義記鏢局。他的單刀。蓋過直隸山東山西三省。北京各路的達官強盜。沒有不知岳廣義是個仁義過天的人。北京的各大鏢局。算義記鏢局極有聲名。也算義記鏢局極竅。話說那天岳廣義押着久泰當典的大批鏢銀。路過山東小清河周村一帶。岳廣義因爲山東的大小嚮馬。祇要看着他義記鏢局的旗號。不但不敢明剽暗劫。且不約而同的都從暗中保護。岳廣義便把這防範的心思。漸漸鬆懈下來。却因天氣酷熱得很。想在一座樹林底下涼歇一會兒。恰巧打從一家酒店經過。那一陣陣酒香。攢到鼻孔裏。身上的衣服。浸溼得汗漬淋漓。岳廣義便停了車輛。兀自走入酒店。揀一個坐位坐下。酒保早已沖上茶來。岳廣義揮着一把大芭蕉扇子。只是曠熱。見旁邊一張檯子。坐着一個公子模樣的



人兩眼裏露出紫稜的電光。這種人一碰到岳廣義眼角落裏。便知他不是個無名小輩。一面吩咐酒保。打酒辦菜。分給外面衆夥計各飲三杯。一面便準備來向那人請教一番。不料那人兀的盤起辮子。從身邊取出七寸長的小擻子來。口裏便胡七瞎八的叫道。冤家窄路。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漂亮些。自己摘下腦袋瓜子。省得五少爺親自給你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岳廣義見他的聲音容貌。都來得十分嚴厲。又說得不三不四。一口北方話。據他話裏的意思。不注重在這幾兩的鏢銀。是專爲尋釁報仇而來。岳廣義生來的脾氣。一不怕人。二不讓人。然自家打算吃這碗保鏢的飯。雖然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念頭。江湖上是不能斷定沒有仇人。看他却不是北方的人氏。半輩子同他見面是第一次。他這時分明句句打罵着我。却怕他是一時誤會。把我岳廣義認作何如人。我倒用不着同他多說閒話。他是怎麼樣。



來。我就怎麼樣去。打點主意。一時酒保把酒菜捧上來。岳廣義道。酒是不吃了。外面也不必打酒給他們吃。一共算給你店家的銀子就是了。那人正在吃酒的時候。也向一個酒保說道。酒是不吃了。外面也不必打酒給他們吃。一共算給你店家的銀子就是了。正把這店內兩個酒保。說得他望着你發愣。你望着他咋舌。岳廣義已起身掏出二兩的銀子。交給櫃上。那人也起身掏出二兩的銀子。交給櫃上。掌櫃的莫名其妙。何能便收下這銀子來。便向他們連稱不敢。岳廣義道。不用客氣。這銀子便賞你家的酒保。那人道。不用客氣。這銀子便賞你家的酒保。岳廣義頭也不抬。出了酒店。向夥計們說道。咱們趕路去。那人也立在酒店門首。向岳廣義的夥計們說道。咱們趕路去。夥計們剛要向岳廣義問話。岳廣義便向他們丟了一個眼色。那人也向他們丟了一個眼色。岳廣義押着鑊銀走出了周村。那人也同岳廣義並肩走出了周村。閒話休煩。從此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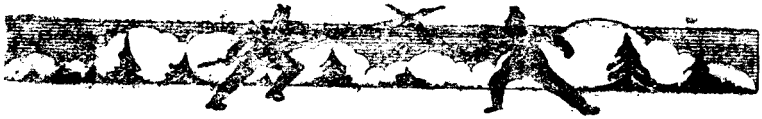
廣義的鑣車走到甚麼地方。那人便隨到甚麼地方。岳廣義表面上總裝做行若無事的樣子。直由日午追蹤到傍晚的時候。那人才從岳廣義面前閃了過去。一會子便不見了。岳廣義卽向衆夥計說道。你們猜猜他是個甚麼人。衆夥計有的說。這是個江洋大盜。有的說。這厮決定同你老人家尋仇。却怕你老人家本領高強。不敢下手。岳廣義搖頭道。這種人的行徑。本非你們的眼力。能看得出來。他見我這幾輛鑣車。眼皮也不瞧一瞧。又是外省的人。黨羽不多。這幾車的銀子。甚是笨重。沒有成羣結隊的強盜。輕易不能挪去。江洋大盜怕沒有金珠供他們的盜竊。偏來盜這笨重東西。就打錯了算盤了。他臉上就寫着強盜二字。我也不能信他。便是強盜。我細細瞷着他的神氣。全沒有流露半點的殺機。我與他素昧生平。且又未曾開罪外省的人。毋論我想不到同他有甚麼生死不解的仇。便是他前來尋仇。也用不着這樣的牽絲拔籐。早和我厮併。



起來。或者乘我的不備，實行暗殺的手段。何必敲鑼打鼓似的。直接下這宣戰書咧。我看他是專爲訪友而來。欲探試我的本領性情。好結我做個忘年的朋友。然而這句話也不能便作得什九不錯。總之我們就處處存着防備他的心思。一不將他當做强盜。二不疑他便是仇人。後來再看他有甚麼舉動。就可以斷定了。衆夥計聽岳廣義這樣說法。都是將信將疑。這夜便在一個市鎮上歇了。祇因人馬車輛太多。估滿了一家的火舖。不能再容納以外的旅客。岳廣義把車上的銀兩。完全放入自家的房間裏。夥計們拴着馬匹。繫在火舖屋後兩間草棚子內。令三個小廝輪流看守。大家吃過晚飯。都是沾得滿身臭汗。就沒有這胆量敢去洗澡。岳廣義揀幾個會把勢的。一起住在這房間內。看是有甚麼動靜。剛才二更向後。忽聽得嘩啦一聲響。那兩扇房門。就踢得飛起來。衆夥計一個個都是精神抖抖。雄氣赳赳。像似如臨大敵的模樣。却被岳廣義一聲



喝住不許驚張。在燭光之下。却見日間那個公子模樣的人。仍然盤着一條辮子。態度轉是從容。把胸膛袒開來。慢慢的拿着那七寸長的小擻子。擻在自家的胸口上。岳廣義見這小擻子擻下有半寸多深。論理該把心都擻破了。血珠子要流落下一大灘來。誰知他這心就像金子石頭的一樣堅硬。本來他不是個瘦子。胸兩邊的皮骨都綑緊起來。那皮肉都寬寬的堆在心口上。岳廣義一望便知他是運皮轉肉的功效。這功夫却也非常小。可練到十成的火候。能將週身的皮肉都堆聚在一處。但練得他這種樣子。已屬難能可貴。岳廣義疑惑這人只知他一把單刀最使得出神入化。自家的聲望。完全是由單刀上得來。其實岳廣義的其他的本領。反爲單刀所掩。岳廣義的氣功。能在百步之外吹滅燈火。他什九佔着這人因他不暗氣功。特地擺出這樣的能爲來。但和他一般見識。未免跌落自家老前輩的身分。且看他到底是如何動手。這時兩邊的



夥計已驚得搖頭咋舌。都打了退堂鼓。轉替岳廣義捏一把汗。那人見岳廣義仍是神色不動。從胸間拔出小攔子。含在口內。一個蝴蝶穿花的架式。早站在岳廣義的身邊。劈手將岳廣義的辮子提起來。他的身子。便騰在空中。屋上是沒有塔手的東西。地下好像又有人托住他兩隻腳似的。他急忙拿着那把小攔子。猛的向岳廣義喉間便刺。房裏的夥計。一個個都嚇的呆了。那有這勇氣敢近前奮鬥。不約而同的溜之大吉。一時店中又悄無聲息。房內祇賸下他們兩人。岳廣義見勢頭真有些不對。會把勢的人。最怕是被人把一條辮髮。提在空中。四肢不能自由運動。然岳廣義少時。却防備在和人廝打的時候。吃人這樣虧苦。預先把小辮子吊在屋樑上。像耍着三上吊似的。其初是運動得不大自然。接連練了一月。仍是生龍活虎。如在平地上一樣施展得開。不料於今被那人將辮髮提住。一根根髮孔裏。都有些疼痛起來。渾身上下。覺得麻痛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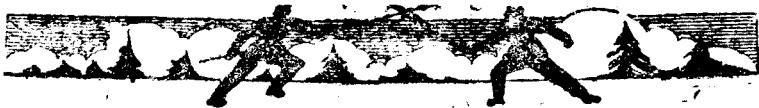
平日習用的輕軟功夫。好像從屁股裏跑出去了。眼見那人一把攥子已戳到自家的咽喉上。但他胸中並不害怕。惟有待命而已。不料那人抽回刀子。便向岳廣義問道。姓岳的。我殺了你這顆頭。你可服嗎。岳廣義道。有甚麼不服。我死在你手。比死在沒有相干小輩的刀上。是值得多了。那人聽了。連忙把岳廣義放下。忽的翻倒虎軀。納頭便拜。脫口說道。老岳。我齊五是來殺你的。不意我遭心反被你哄軟了。邊說邊從身邊取出一個包子。放在桌上。說。老岳。你瞧瞧。這是甚麼。岳廣義陡然受他一拜。自己即放開那個紙包。一見是六十兩一包的銀子。紙包上箝着北京久泰的戳記。分明是自家所押的鑣銀。不禁暗暗詫道。我在鑣行裏混了半輩子。是沒有見過這樣的強盜。這樣來尋我報仇的人。我其初並不疑惑。他真是強盜來尋我報仇的。於今可是的的確確算我走眼。但不明白他要殺我是甚麼事。殺我又爲甚麼。轉來拜我。這一包六十兩銀



子。又是怎樣的盜法。看來大包仍然是文風不動。這小包是在那裏盜來。難道他是把銀子用邪術攝去的嗎。我不信他真有這樣偷天換日的手段。岳廣義這們亂想了一陣。向齊五拱手道。佩服佩服。不意我虛活了六十歲。不曾見到五少爺這樣的人物。我的同行朋友。以及店裏這十來個夥計。都是一般的飯桶。更不值五少爺一笑。究竟五少爺要殺我。反來拜我。取我的鏢銀。怎麼又拿出來還我。五少爺不說出個中的情節。我臨死也不得明白。齊五便對他抽根徹底敘述出來。看官要明白是甚麼緣故。於今要仔細的說出。請先將齊五有價值的歷史。逐一寫明。連後便繼續到這件事上。因為齊五是書中的要角。在齊五的歷史上。還夾着幾位關於齊五的豪俠之士。水複山重。寫成了這部鐵血健兒的文字。……這齊五名毓生。是廣東惠陽的人氏。父親齊子明。曾做過兩任的黃堂知府。死在鎮江任上。這時齊五才在娘胎裏產生出來。大哥叫齊



珮生已是十九歲了。三個姐姐都不幸早亡。齊五也是挨着姐姐的名數。排行第五。齊珮生把父親的棺柩搬回原籍安葬。不幸他母親又死了。齊珮生的妻子倒也賢惠。就把齊五當做一娘生的小兄弟一樣。齊五生時多病。幸虧痧癩痘疹。四關都闖了過來。十一歲上到師塾裏讀書。頗有神童的稱譽。一般老師宿儒都說齊五是將來的一位玉堂人物。齊珮生對於他這兄弟有極大的希望。更不待言。誰知齊五是個富有血性的人。更生成了一種剛毅不屈的性質。在鄉間論張說李。判斷是非曲直。沒有人批評他的談鋒沒有理由。那天有一般村農鄉老。豈棚閒話。偶涉及國初故事。齊五在旁聽了。滿含着酸辛的眼淚。及讀到當代呂留良所著的潛世錄書。這書是從字紙堆裏尋出來的。已殘缺不成全璧。齊五也知道這書是在禁例。官裏查出來要砍頭的。偷偷的盡一夜的功夫。看了幾篇沒頭沒尾的文字。便伏在枕上痛哭不已。把潛心錄就燈前燒



第一回 老教師酒邊逢怪客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了。心裏忽有些生疼起來。欲知後事如且看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痛國仇孤心投父執 捐義軀九族刃刑臺


話說齊五看完那斷簡殘篇的潛心錄書，真是以淚洗面。拿禁書就燈前燒滅。把書中的大義仔細追想一回。一時公仇私忿，齊上心頭，神經上很受了無窮的打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心裏便急得活活跳動，不由的心疼起來。耳聽村前的鳴鷄一遞一聲的，啞個不住。連忙披衣而起。在房內踱了一會，又覺這牢什子房太窄狹了。這日便不肯到師塾裏讀書。齊珮生夫婦見他似乎有了怪病的一樣。終日間只是流淚不住的用手搓揉着心口。珮生的妻子忙問他心裏怎樣。他說：嫂嫂我這時真比拿刀割我的心肝還痛……我的心肝差不多已割得碎了。齊珮生夫婦不禁的怕起來。珮生已將他抱在懷裏，疑惑是有人欺負了他。所以哭才到這樣地步。即拍着他的肩背說道：好兄弟，你究竟受了



誰人的委屈……這句說才說完。齊五卽從珮生懷裏掙下。跳起來哭道。我一個人受委屈。有甚打緊。這偌大的一個中國。那一個是不受他人的委屈。哥哥。我書是不讀了。珮生未及再問。珮生的妻子又插着說道。十二歲的人。還是一團的孩子氣。我打算你得了甚麼怪病。原是怕去讀書。你可知不讀書。一輩子就沒有升騰的希望。你看那些戴頂子穿補服的大人先生。那一個不在書本裏苦求而來。齊五見左右沒有外人。便長嘆了一聲道。學問氣節。到了呂留良先生這一步。竟做滿奴勢力下的一個怨鬼。想我們漢人祖宗的產業。都被滿奴劫奪去了。奈何一般頂天立地的男子。一個個都是尸居餘氣。他們就做了宰相。也不過是強盜的奴隸。我何忍到強盜手中討生活咧。固然我生來不願讀那些不關緊要的八股文章。就是研究古聖賢的性命學問。也不是我這小小的年紀所幹的事。我想要學出驚人的本領。喚醒國中的血性男子。爽爽快



快把那北京的皇帝老子。攆他滾蛋。重新建設中國的一個花花世界。我這顆心才可以安穩得住。齊珮生夫妻聽他這樣大逆不道的話。不知他打那裏說起。硬喝軟勸。好不容易才把齊五勸住了口。齊五見哥哥嫂嫂是膽小不敢闖禍。但他即抱着西方俾士麥所說的鐵血主義。那時俾士麥尚未產生。誰知我們中國已有這樣應運而生的英雄。不過後來的效果。不及俾士麥。竟使他抱屈終天。史官都阿附滿奴的心裏。不敢直書其事。這鐵血主義。竟被俾士麥獨佔去了。……齊五既發生了這排滿的念頭。想憑着白鉄兒。把個莊嚴國土。從滿奴手裏奪了回來。就拚着這無量頭顱無量血幹一下子。毋如自家的氣力。連一隻雄雞都打不過。年紀又小。心裏雖這門想。事實上何能使咄嗟辦來。忽然想起有個父執。在清江充任提督。這提督是個武員。當然是會得馬上馬下的戰術。他若看在自家父親結義的分上。或可教給自家的戰術。因此把父執能



勸解得同自家一鼻孔出氣。就此共舉大事。也未可知……一想到這一條路。他也顧不得惠陽離清江有多遠的路。夜間瞞了兄嫂。竊出十來兩銀子。私自出了家門。直向北方小路上走去。剛走了二日。約摸祇走了八十多里。已是汗喘吁吁。兩隻腿就腫得像吊桶粗細。兩脚更像有千百口針。在脚心亂戳的一樣。便在一座野廟外面歇息下來。想要停一會子再走。誰知一屁股剛坐在石獅子下。身上已癱軟下來。加之廟門已關。四處又沒有人家。肚子裏餓得很。不覺昏昏沈沈的一覺睡去。醒來月已啣山。再看自家那裏是睡在古廟前的石獅子下。分明被一個人背在肩後。飛掠半空。好似騰雲駕霧的一般。耳邊呼呼的風聲。眼底閃閃的樹影。自家身子繫在那人身上。飛得同流星一樣的快。雖看不到那人的容貌。然而他那黑油油的頭髮白淨淨的頸項。一條鬆三花丟五縷的辮子。却圈在頸項上。那兩條膀子。就像似兩個翅膀一般。身上的衣服。




分明像個武人的裝束。齊五登時便詫異不小。明知這人是一位劍俠之士。如小說書上虬髯翁公一類的人物。他心裏不但沒有畏怯的念頭。反希望得從這人學出驚人的本領。做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強如去尋他那個父執。未必他那父執。有這人的能爲。他想到這樣的奇遇。心裏就高興到一百二十分。也不知那人飛過多少的路。看地下的村舍。也同飛一般向後退去。前面已到了葱葱鬱鬱的一座山頭。那人才從天上飛落下來。把齊五抱在懷裏。追風馬似的。由山這一邊翻過山那一邊。愈走愈險。愈入愈深。剛走到山巖之下。眼前似乎漆黑了一陣。然而齊五那一雙紫稜稜的眼睛。睜開來便射出兩道電光。其初雖陡然走近巖洞之內。覺得黑洞洞的。看不出甚麼來。轉瞬間便能辨出這巖洞中兩崖削壁。緊窄窄地。怪石峻嶒。都像要來攬人的樣子。頭上面的大石塊。鬥筍接角。壓在那人的頂梁上。就差要倒下來。這巖洞約有半里多長。越



走越窄。那人急把他放下。用手摻住他。把身子遍過來。走到巖洞的盡處。已沒有地方。一步也不可進。恰好下面有一個飯桶口大的窟窿。兩崖也寬得多了。那人仍將齊五繫在背上。蹲下身子。穿過了窟窿。裏面即現出一條石道。才將齊五放下。齊五陡見兩邊站着一對大猴子。有一人多高。好像是把守這地方的。那人同齊五在石道裏走了一會。已看見一間大石屋。這石屋四面無門。不知打那裏進去。後面石牆上嵌着一條白龍。有一尺多長。是石頭琢成的。那人伸出一抓。抓出小球般的兩個龍眼珠。順手一拋。一手又將齊五抱住。祇聽得砉然一響。平地便裂成一條石縫。石縫裏現出兩扇石板門來。板門上也釘着一對的門環。掀開了門環。下面是一層一層的石台階。約有二三十層。那人抱齊五扶上了臺階。不知怎麼似的。撲通一聲。那兩扇石板門。已自由自性的關起來了。對面也是一座台階。層數同這台階上差不多兒。頭頂上也壓着滿天




雲似的森嚴怪石。那邊台階最上數級。有閃閃爍爍的燈光。這燈光似在台階上面射下來的。走到那邊台階上面。頭已進了那間石屋。就同上樓走着樓梯子的一樣。……石屋裏並無燭灶。一切石床石桌石櫈之類。佈設得齊齊整整。四壁都掛着刀劍。桌上點着一盞玻璃油燈。座上也鋪着被褥。齊五因適才進巖的時候。留心看洞裏的機關。一半由於人工。一半也由於天造地設。並不曾細審那人的年貌。請示那人的名姓。於今進了石屋。又貪看四壁上的刀劍。好像同自己的性命一般。越看越高興起來。那人即將他一把拉來。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多大的年紀。排行第幾。家裏有甚麼人。是不是惠陽的人氏。齊五才向那人仔細一望。是個白晶圓臉兒。眉目間都露着莫銳的氣概。約摸有三十歲的年紀。絕不思索的同道。我姓齊。排行第五。名喚毓成。今年是十二歲。家裏只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嫂。正是惠陽的人。那人道。你以後就爽爽快快。



叫做齊五吧。齊五，我問你幾句話。那時你睡在那野廟前的石獅子下。我爲甚麼把你帶到這裏來。你分明腿上腫得像吊桶相似。坐下去便不能再走。爲甚麼這回到我的石洞。就像行若無事的一樣。你肚子老早餓了。在深深睡醒的時候。却一些兒不餓。這幾個緣故。你可能猜得着麼。齊五被他提醒。覺得他這一番話大有來頭。他這時並不懂得拜師的禮式。就跪在地下。胡亂磕了幾個頭。口口聲聲喚作師傅。先請示師傅的尊姓大名。並問及這幾種緣故。接問這石洞裏的機關。可是不是師傅一手造成……那人道。這機關是我師傅獨力造成的。我師傅乃山西仇惕安。是顧亭林老先生的高足弟子。同呂留良先生十分要好。我師傅和留良先生都是身懷大志的人。不幸留良先生就義而死。我師傅奮不欲生。便出了這崎田嶺的山澗。不知所終。說到這裏。不禁眼圈一紅。早拋下幾點英雄淚來……又繼續向下說道。凡事之不可理解者。不謂之



天數。卽謂之天命。我師傅問留良先生各憑着一刀一劍。想糾集海內的同仇。拚着一死。對待滿奴。一齊打到北京。同那皇帝老子算賬。將心血兒。洗出這個花花世界。毋如留良先生已被擒戮。想留良先生又不是束手就被人擒住的。人把清兵圍聚一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似的。也不能奈何留良先生。當留良先生被擒的時候。一身的本領都使展不來。竟使戮尸市朝。株連九族。祇逃出個四娘小姐來。天數已定。人力竟沒有挽回的希望。殊令人大惑不解。我師傅打從留良先生就刑以後。灰心短氣。眼淚要哭下一大瓢來。有時嘻笑無常。怒罵不一。臨別的時候。把石洞裏機關。同背書一樣背給我聽。並令我從此按時而動。不可忘了國仇。又不可強違天數。我師傅出了石洞。我便知他這一去。究未知何日回來。然我也不能在事先強留我師傅不去。我在石洞裏住了三年。我師傅是沒有回來。我便準備踏遍天下。也要尋到我師傅。到處又訪問五



年。那知他這一去竟杳如黃鶴。消息全無……昨天我到惠陽的地界。你在小道上走。我在大道上走。看你低下頭來。像有無限委屈似的。你那時並不會留心及我。我曾看你這一對眼珠。紫電一般射出光來。我就知你將來是個不凡的人。遠遠的追躡着你。及至見你在那野廟前石獅子下。沉沉睡去。我在你背後追晒了半天。知道你的肚子餓了。看你兩腿上腫起來。就先在你頭頂上拍一下。這一下拍去。你的魂靈兒差不多已離了軀殼。連後在你兩腿上揉搓了一會。把你身上的血脈。揉得流轉行通。腿上便揮復了原狀……又撬開你這小嘴。我運足了火候。啣着滿口的津液。度進了腹中去。這津液含有營養的資料。度進去能使三日不飢。你這時怎麼還覺得饑餓咧。齊五聽了。很是歡天喜地。便把自己昨日讀留良先生的禁書。生出無限的公情私忿。逐節對他說了。兩人又談了一回。齊五才知他姓左名喚。是廣西本省的人氏。從此左喚先教



給齊五的吐納之術。然後又使他練習刀劍的功夫。接連他在內功上又學了五年。平時在山洞裏所吃的乾糧。都是左煥從洞外搬進來的。這日忽有三個人到石洞裏見左煥。同左煥各自附耳說了幾句去了。左煥卽向齊五握別。齊五問師傅是到那裏。那三個人請師傅去做甚麼。左煥不肯說。祇言日後有緣。也許同你有相見的機會。你想我無益尋我也無益。說着兀自去了。齊五只不知是甚麼緣故。想他師傅是個奇士。舉動令人難測。這回去的古怪了。却同太師傅是一樣的行藏。未必就飄然遠引。獨善其身。豈知他師傅同他一別以後。不上三個月。便正了國法欲知了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痛國仇孤心投父執 捐義軀九族刃刑臺



第三回

雁頭抓箭神技喜無儔 刀下摘心英靈驚作古

却說江蘇提督軍門吳曜。(突然寫出一個吳曜若與前回不相脗合及看下文一筆扣轉方知其妙)曾在年大將軍年羹堯部下當過統帶。不識一字。爲人極勇敢善戰。那時軍中的戰器。雖用大炮。然而在兩陣對峙的時候。兵對兵殺。將對將打。都仗着矛鎚弓弩鞭鎗箭鏈斧鉞戈戟牌槍棒叉等種種武器。吳曜使的是一枝銀桿鐵頭槍。重八十斤。憑這把槍在西藏屢立戰功。如入無人之境。更放得一枝好箭。據說他有一次在營中與同僚的將校。比較箭法。其時場中的將校。多因說吳曜槍法之精。是專門下苦心習練而成。人有一技之長。必有一技之短。吳曜的槍法雖精。未必便會放得好箭。且而平時也未見他用過弓箭射人。都想捉住他這短處。讓大家笑一笑。內中就選出一般自稱有百



步穿楊箭功的人。慫恿吳曜同他們比試箭法。吳曜故意露出爲難的神氣。說我不……却禁不起衆人一攬攬得他答應着了。他們比箭的方法。總以射活的爲好。射死的不能算數。其時被選的將校。一個個都挨次拈弓搭箭。也有射中空間飛鷹的。也有射中樹梢頭上雀兒的。總之沒有一人不射中的。惹得在場觀的兵將無不喝采。及至輪到吳曜。適逢天邊有一羣雁飛來。吳曜伸一伸舌頭。拈弓扣箭。自語道。我怕沒有這本領。射中飛雁。衆人聽他這可憐的話。無不哈哈大笑起來。吳曜急又說道。各位不必取笑。看我射中那第四頭第五頭的飛雁。說至此。那一羣雁已飛到吳曜的當頭頂上。颼颼颼一聲響。吳曜箭已脫手。身跟着這箭一蹤蹤到空間。連雁帶箭都抓下來。恰是兩隻大雁。原是這箭射中那隻雁的左翅膀上。接連又貫穿到這隻雁的右翅膀上。而且吳曜這雁頭抓箭。更屬是驚人的絕技。再看那羣雁漸漸飛得遠了。一字形中間成了




個斷爻陰卦，果然缺了第四頭第五頭的兩隻飛雁。那一陣拍掌喝彩的聲音，就像焦雷一般……吳曜道：這箭法算得甚麼。原不值諸位一笑。邊說邊又取過一枝箭來，倒扣在弓弦上。眾人都說他錯了。這箭柄子向外，箭尖子向裏。從古至今，那有這樣的射法。誰知吳曜只不理會他們，恃着他天生的神力。那枝箭又射出去。但箭頭當做箭尖，箭尖當做箭頭，射得雖不甚遠，亦沒有射中任何的活物。論理這箭頭搭在弓弦上，沒有絕大的氣力，何能射出。而回過來的重量，又比射出去的還大。沒有一會的功夫，那枝箭回過來，直穿到吳曜的胸口上。把護心鏡都穿破了。吳曜大笑一聲，向後便倒……眾人都怕起來。看這箭攔在他護心鏡上，入裏有一尺深淺。大略他已被這箭穿心而死。吳曜的幾個馬弁，更是嚇得魂不守舍。見吳曜雙目緊閉，像似死了的一樣。忽的吳曜拔地跳起來，從胸間拔下這箭，恰沒有半些兒血跡。圓滾滾一對眼珠，向眾將校




打了個掃堂風。那枝箭就向自家臉上亂戳。恰不能傷壞一塊油皮。衆將校不佩服吳曜的箭法絕倫。並且又練得這樣的銅筋鐵骨。再也不敢捉弄他了。……吳曜的各種功夫。大半會一樣就精一樣。但他亦不肯輕易吐露鋒銚。非到緊急的時候。看不出吳曜的本領。他生平立的功最多。殺的人也不少。同主帥年羹堯的性格。是合攏得來。爲甚麼年羹堯不保荐他做個副將。但年羹堯有年羹堯的苦心。年羹堯因爲自家的功高職重。處處授雄猜之主。以可畏可疑的地步。於今烏盡弓藏。自家性命是危險得很。年羹堯已處到這上台容易下台難的環境。職位愈高。而死期愈快。意欲保全吳曜的首領。就不能不將他屈居統帶。這是年羹堯愛吳曜之心。愛到極處。後來年羹堯死了。吳曜反能固持祿位。那時雍正皇帝却因爲籠絡年羹堯的部員起見。竟將這吳曜陞任了江蘇的提督軍門。……吳曜在滿清粉飾太平的時候。又做了二品的大員。



性情舉動沒有一點兒官場的氣習。時常提着大壺酒。大碗肉。到營盤裏尋找能會得武藝的。不拘階級。不論資格。都得拉坐一桌的飲酒食肉。談論功夫。衙門裏有三個人本領最好。原是新進來的。吳曜因爲一時沒有好位置安插他們。祇得請他們充當自己的護衛之士。簡直就待他們如兄若弟。有時在部員面前。誇讚這三人的能耐。比自己加倍高強。還能拿動那一枝筆管。又是自己一輩子不會的事。那三人言語都投得吳曜的性格。很情願從他當這個護衛的差使。不願陞任別職。這回三人忽請了幾天假。回來的時候。吳曜便替三人接風。特地備了一桌盛席。把三人盡邀一間靜室裏。自己反做了主人的資格。又在更深夜靜之際。也不用別人作陪。親自執壺把盞。和三人痛飲暢談。忽聽得屋上有些聲響。吳曜一杯酒剛塞住了口。被這響聲一驚。心裏愕了一愕。把酒杯放下來。燭光之下。却見一個三十上下的人。是江湖上會把勢的裝束。手



裏握着一柄光閃閃寒灼灼大刀。閃進上房。便握着吳曜的衣領。論吳曜的功夫胆量。是不怕有人前來行刺。這三個護衛。不過是聊備虛員。他自家有這本事。用不着求人護衛。不知怎麼似的。被這人一把將衣服抓住。說時遲。那時快。一柄大刀。已擱到吳曜的頸項上。祇覺得一陣陣的刀風。侵得遍地生寒。所有的大力衫法。都使展不來。一個龍拏虎擲的提督大人。倒變成書獃子了。他渾身的骨裏骨節。都癱軟下來。三十六隻牙。就捉對兒廝打……便是那三個護衛。這時不但不肯拔刀相救。一齊都變換了卦。又現出令人害怕的樣子來。把吳曜驚得莫明其妙。但也不肯吶喊。因為他們反是呼同一氣的人。本事實實比自己好。喊也無益。不若就此問一問他們。究竟爲那一件事。要來下這種毒辣的手段。吳曜想到這裏。待要開口問話。那人便向他低聲喝道。姓吳的。於今祇有你生死兩條路。聽憑你自己揀擇。我們問你說多了。全是廢話。那三人也



一齊正色道。大人果然就此準備一死。我這朋友就一刀了你的賬。至於那一條路。真是鼓不打不明。鐘不敲不響……說到這裏。那三人中有一個人便關起門來。因爲其初有兩個供奔走的小廝。在這裏抖戰不已。欲喊是不敢出聲。欲走又彷彿有甚麼東西絆住了脚。却被關門的這人。一刀一個的殺了。這三人又接着說道。他們可憐兩個小廝。死得亦太冤枉。不過我們要殺他滅口。才可以向大人說出這第二條路來。大人是個有血氣的。就該替我們祖宗報仇。就該替年大將軍報仇。一齊反到北京。殺盡了滿奴。恢復我國的大好河山。事成則大仇已報。事敗亦名垂千古。吳耀聽了。絕不遲疑的回道。殺頭的。你們何不早說……我雖是沒有智識的人。也存着這樣的念頭。不是一日了。不過因爲朝廷勢大。自家的死亡。倒沒有打緊。最怕荼毒人民。那末又如何是好……也罷。俗語說得好。割不得心頭肉。就醫不了眼前瘡。就隨你們的心願罷。那三



個護衛聽畢。一個個把刀一閃。剝下左手上鮮血淋淋五個指頭來。這人也把刀抽回。砍下自家一隻左膀子。吞聲哭道。既然大人有此血性。就得請大人盟心見血。萬一違背誓言。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哭說已畢。大家都羅拜下來。要求吳曜斷指爲誓。吳曜雖是一個熱心的人。但畢竟腦筋簡單。先前答應了他們。原是出於良心上的本真。於今轉過來一想。却恐自家做了反叛。一旦碎身粉骨。原不算一回事。祇是這反叛的惡名。百世不能更改。又要牽連到自家的親族人等。同上斷頭台。呂留良前頭的鞋子。就是他後頭的樣子。但見他們這種義憤填胸的情形。憑自己的心腸。也不忍更改我的初衷。大略他們外面已運動了四方的英雄。要在南京起事。怕我興兵抵敵。就特來對我下這威脅的手段。我的兩全法子。惟有這樣一死。腦筋簡單的人。想不到甚麼主見。則已。一想到甚麼主見。便認定是永遠不會錯的。……吳曜一面想。一面便向他們從



容說道。諸位的義憤。我吳曜佩服到了絕頂。可憐我們國中。像諸位這樣的肝膽。十個也選不出一個。如若我國中上下人等。皆與諸位一口同心。那有報不了的大仇。成不了的大事。諸位要我盟心見血。就得請諸位看了吧。說罷。袒開了胸膛。驀地把刀上向自家胸前一剜……他們見勢頭不好。待要近前奪過他手中的刀。却見他已將活跳的心。在胸膛裏抓出來。向桌上一擲。兩眼一翻。屍首跟着向後便倒。可憐哪……看官要明白這威脅吳曜的。是那幾個人。不是左煥同請他的三個朋友是誰。原來這三人。一個是雲南黃傑。這兩個是同胞兄弟。是湖北漢陽的人。姓水。兄名立鰲。弟名占鰲。都是呂留良的忘年小友。文武全材。他們在武術界中尤稱巨擘。生成的性情。特別與衆不同。却與留良先生是一樣的肝膽。但聞留良先生已就義而死。他們也奮不欲生。誓與滿清無兩立之勢。但他們所見者大。不屑輕身自徇溝瀆。就此東漂西蕩。僕僕風塵。



十年以來。也不知做了多少紅刀子義俠的勾當。但胸懷大志的人。所打的不平。大半是促進他們激烈的思想。他們三人。都是在一起幹事。輕易不得離開。三顆心尤合併在一處。就想訪出當代武藝中有同志的人。他們就憑着一把刀。三寸舌。威脅這人共舉大義。用他本營中的人馬。充做基本軍隊。慢慢澎漲開來。才可以制胡奴的死命。毋如踏遍了二十三省。軍界中是探不出是這樣血性的人。今年到清江是第二次。偏巧這時清江城裏。有一件極大委屈的事。於今且說清江東門有一個開綉貨店的人家。主人叫做孫必古。膝下祇有一個女兒。花名喚做玲姑。今年才交一十七歲。春間便許字他的表兄黃鼎芬。這黃鼎芬是個新進的秀才。年紀比玲姑大一歲。三年前與玲姑在兩小無猜的時候。兩顆心就團結起來。嘻笑頑皮。儼然像小兩口子一樣。於今又訂成婚姻。可稱珠聯璧合的一對良緣。毋如愛河中橫生漩伏。而文字上遂起波瀾。黃鼎




芬的父母都以為孩子們大了。就揀了個吉日良辰。實行把玲姑娶進門來。不料在婚期一月以前。黃鼎芬就得了個心疼病。牀淹第留。已是朝不慮夕的時候。心裏倒明明白白。暗想自己死期已在眼前。父母原不祇生我一人。上有兄。下有弟。都可以替我盡其孝道。是沒有甚麼罣礙。祇有我那玲姑妹妹。生得花一般的容貌。鐵一般的心腸。雖然他和我以前沒有身體上的關係。但我們月下盟情。花前誓志。雖無人見。却有天知。他的脾氣是執一得很。我死以後。他決不肯再字別人。我舅家是不愁養不活他。可憐他這薄命人兒。冷夜孤燈。錦衾香枕。常受着那淒涼的情況。究有甚麼生趣。想到這斷腸之處。心裏就更外疼得很。酸一陣。苦一陣的。自家也辨不出是酸是苦。一時淚洒千行。大叫一聲。吐出絲絲縷縷的紅塊子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三回 雁頭抓箭神技喜無儔
刀下摘心英靈驚作古

第四回

浮生爭似夢腸斷花箋 長舌鼓如簧讒生貝錦



話說黃鼎芬想到自家死後的情況。真是肝腸寸斷。心裏更疼得很。一時淚流滿面。哇的一聲。吐出絲絲縷縷的紅塊子來。其時黃鼎芬的父親黃雪樵。母親孫氏。以及孫必古夫婦。並同他哥哥黃鼎甲。兄弟黃鼎儒。俱在他病榻之前。慰寒問熱。却見他額骨上豔紅了一陣。心裏像想着甚麼似的。又吐出這口血來。在地上簌簌地亂跳。大家都吃驚不小。第一由孫必古的夫人錢氏。淚汪汪地問他心裏是怎麼樣。黃鼎芬吁吁的說道。舅父母和我父母都是疼我的。可憐我這心裏是跳得慌。就怕你們老人家都白疼了我了。說至此。那眼淚已流乾了。復又喘着說道。我的心是沒了。我的心是沒了。……我我我那個玲妹妹。這會子還避甚麼男女嫌疑。休言同我有夫妻的名義。就是個表妹妹。聽我這表



哥哥快要死了。也該前來看我。一回。難道他病到我這樣地步。我就不去瞧他的麼。我們是聚一次。算一次。……孫必古夫婦未及回答。黃氏即摸着他的臉說道。鼎芬。你是個明白人。就不能怪你的玲妹妹。女孩兒那有不害羞的。玲妹妹大了。於今又許配了你。雖然在我們姑父姑母面前。用不着怎樣的避別嫌疑。他是不好意思來看你的。說完這話。喉嚨裏已咽住了。鼎芬略點一點頭。祇用手指在他母親臉上亂畫。好像是畫的玲姑兩字。一時石樵把醫生請來了。那醫生診完了脈。嘴裏雖不說甚麼不吉利的話。那眉頭早皺起來了。沒奈何開下方案。黃鼎芬服藥以後。是好了一些兒。晚間又進了一匙的稀飯。神氣比先前略安貼些。必古石樵便略略放下心來。豈知這正是鼎芬殘燈復明的預兆。三更以後。必古石樵也各自去了。祇有孫黃二夫人在房裏看護着他。鼎芬在睡醒來的時候。心裏又像油一般的熬煎。刀一般的刺割。渾身上下。都像放



火燒山的模樣。耳邊聽得淅淅颯颯。如波濤驟驚。風雨夜至。定神一看。却是他母親舅母伏在床上打盹。兩人鼻息間的出入之聲。自家明白是真個不中用了。欲用手推醒他母親舅母二人。可巧他們已一齊驚醒。便問鼎芬可想吃甚麼東西不吃。鼎芬即開口說話。毋奈那舌頭已硬了半截。却說得大不明白。錢孫兩夫人都流下淚來。知道鼎芬的病勢是加重了。但猜度他話內的意思。可是索取紙筆。要寫甚麼似的。如何能違拗他。孫夫人已將他扶起。錢夫人已取過紙墨筆硯。他顛篤篤的寫了一封信。又囑鬪吞棗的說了幾句。分明把信交給他的舅母。轉達表妹玲姑。那信裏的意思。是勸玲姑千萬不可因他身死。惹起過分的悲哀。姑父姑母對於妹妹。自然有極大的希望。果然不拘這性靈上貞操的問題。再完成他妹妹的嘉耦。他也含笑泉下了。錢夫人也不過問他信內寫的甚麼。便收在身邊。及至鼎芬亡故以後。孫必古夫婦等待他殮葬已畢。



回到家裏。見玲姑在房裏倚床痛哭。錢夫人即將那封信拿出來。交給了玲姑。玲姑一面哭。一面拆開信來。那雨一般的淚珠。點點滴滴。洒在信紙上。看了幾句。那顆心就像用小刀子亂戳的一樣。却不忍向下看了。便將這封信付之一炬。一口氣接不上。就哭了個死去活來。論玲姑一時的烈性。決要拿刀割下頭來。隨他表兄到泉台去。毋如想起自家的父母鳳凰似的。祇養了我一個女兒。自家一死原沒有甚麼顧惜。就是捨不得撇開了二老爺娘。所以死也不想死了。不死祇有學那古代的北宮之女。撒去釵環。一輩子不嫁人。庶幾乎生不出孫家門。死得見黃郎面。玲姑既抱定了這樣全貞全孝的宗旨。孫必古夫婦是不忍拂逆他的心情。而且這女兒又處處得人疼。好女兒真個比兒子還好。就此並不肯將玲姑再許字別人了。孫必古對門有一所典當。是本城紳士苗炳南開的。苗炳南少年喪偶。續絃娶了堂子裏的清倌人。過門七月。就生下一個



兒子名兒喚做苗玠。生小是嬌慣得不成話說。要上天。簡直就差預備替他搬梯子。這苗玠在十八歲的時候。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一個紈袴少年。常吟着「洛陽女兒對門居。才可容顏十五餘」的兩句唐詩。這兩句詩分明是射在玲姑身上。因為他見玲姑這個可意的人兒。髮兒烏油油的。臉兒白晶晶的。眉兒綠均勻的。唇兒紅猩猩的。手兒嫩尖尖的。足兒瘦生生的。就把清江城裏世家的小姐。堂子裏的姑娘。齊打夥兒聚在一處。壞肥燕瘦。千個裏也挑不出這一個好模樣兒。便在他父母面前撒嬌。要娶玲姑做老婆。他父母自然是沒口的答應着他。請媒到孫家說合。這婚姻打算是十拿九穩。偏生走出一個黃鼎芬來。硬掙掙奪了他心頭上這一塊肉。明知這婚姻已經不成問題。沒有法子。就抱着單刀直入的主意。黑夜三更。溜到玲姑的房裏。圖奸不遂。反被玲姑一巴掌。打落了兩個門牙……因此懷恨在心。眼見黃鼎芬常到孫家。就



疑惑黃鼎芬是與玲姑先行交易。準備擇吉開張。欲探定他們入港的時候。招呼幾個安靖幫的流氓。渾水捉魚。拿他們表兄妹栽個跟斗。然而他們都是行得正。立得正。坐得正。只沒有下手的機會。這心思也就漸漸鬆懈下來。於今却聽得黃鼎芬已嗚呼哀哉了。一顆心就喜得跳起來。料想孫必古雖有幾個錢。畢竟沒有多大的勢力。難得我是董事的兒子。面貌也同他女兒差不多。又是一個原配。我趁此再請媒說合。他決定是要攀龍附鳳。肯做這們親。苗玠越想。越是高興。他的忤逆程度。本來是逐漸增高。眼睛裏已沒有爺了。至於他那個做過姨子的娘。更是狗屁不值。這時却不必向他爺娘說明。花了幾兩銀子。請得一個慣會做媒的文大嫂。到孫必古家。適值孫必古不在家中。孫大嫂即走進玲姑的房內。看錢夫人替玲姑揩淚。便坐下來開口說道。耳聞黃家的小秀才。可憐在一月前得病死了。老天不睜眼。爲甚麼不把我們這些半輩子沒用。



的女流。捉到陰司裏去。偏將這一位活跳的官人兒。就得請到鬼魂朝天的世界。我說是天上沒有菩薩……錢夫人聽了。便向他說道。我的話就不是這樣說法。一個人生下來。死活存亡。也許有一定的氣數。我不怪菩薩沒有眼睛。我祇怨我的肉兒沒有這福氣罷了……文大嫂趁着說道。這位玲姑姑。端的是一个好模樣兒。你看他這紅暈暈的羞容。軟洋洋的嬌容。半病不病的愁容。似哭非哭的淚容。幾乎令人脫口說出一句我見猶憐。若嫁到王宮裏。那一般嬪妃彩女。就給他拾鞋子。他也不要。你家玲姑姑的造化大得很哩。祇恨那黃秀才沒有這福氣罷了……說到這裏。卽向錢夫人瞅了一眼。見錢夫人已略有笑意。其實錢夫人笑的意思。是因文大嫂誇贊他的女兒如何縹緲。迎合他自己的心理。並沒有其他的念頭。這時玲姑向被裏睡了。文大嫂却疑惑這幾兩銀子。拿得實在不錯。絕不遲疑的向下說道。對門的苗少爺。今天到我那裏想



娶這玲姑姑。麻雀兒竟要想吃這碗天鵝肉。不是斗大的笑話……嗎字沒有出口。玲姑從被窩裏一頭攢出來。指着文大嫂罵道。你可要死。說甚麼苗少爺狗少爺來羞辱我。快快把兩個山字疊起來。休在這裏放屁……錢夫人也正色拒道。文嫂子。玲丫頭脾氣是不好惹的。他從我鼎芬外甥死去以後。發誓是不肯嫁人。便是王侯公子。他也不嫁……文大嫂碰了這一鼻子灰。氣得牙癢癢的。走出了房門。不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其時苗玠就坐在典鋪子裏。平日屁股擱不到板檯上。就像檯上有錐子似的。便東去吃花酒。西去嫖堂子。一會子在典鋪子裏也坐不安穩。今天因為等候文大嫂的喜信。寸步也不肯轉移。挨過一小時的工夫。便見文大嫂一笑進來……苗玠好不得意。因為文大嫂這一笑。是那頭親已有了什九的成局。親自斟上一杯茶。遞給文大嫂手中。忙問文大嫂笑的甚麼。文大嫂接過茶來。見左右沒有別人。才慢騰騰地坐



下來。呷着茶說道。我笑大少爺糊塗到腦子內去了。你是個何等不堪的人。拖尾巴蛆想攢到梅花心裏。可不要把我的肚腸子都笑壞了嗎。那孫必古的老婆。罵大少爺是流氓。是渾蛋。是孃子養的。倒也罷了。偏是玲姑丫頭。臉子又老得很。他在房內聽我談說。這頭親事。他母親正在嚼舌頭的時候。他居然就跑出來。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惡狠狠的罵老爺是個屁精。巴結得喀斯米的歡喜。騙了幾個臭錢。就狗仗人勢的在清江做起大紳士來。不但老爺被他辱罵。連太太他都說是喀斯米的心頭上人。大小姐和少爺的身上。也沾染着狐騷的氣味。總是喀斯米弑下來的。這丫頭好生無禮。令人可恨。……文大嫂這一篇話。分明戳着苗玠的眼花。他因為苗玠除了在孃子身上用功夫。一點氣也不忍受的。就此激怒了他。下孫必古一家三口的毒手。一則洩去自家心上的惡氣。二則對他表示玲姑是絲毫不可冒犯。不能算自己沒有媒才。果然不



出他所料。一大篇的南腔北調。說得苗玠滿臉飛紅氣的直跳起來說。我若不把他一家三口子。都好的好。殺的殺。我娘就陪那孫老猴子睡覺。文大嫂急拉着苗玠的衣袖說道。大少爺。輕聲些。我的拙見。祇可用借刀殺人的方法。到克斯爺爺那裏。就說這玲丫頭是怎樣的纏緞。慫恿克斯爺爺娶他做第十三房妾。也許那玲丫頭是不願意的。孫老猴子老夫婦。也不願意的。就再同克斯爺爺商議。抓着他家的差頭。將孫老猴子三口子。都辦到清江牢裏。三拷六問。定了他們的死罪。在克斯爺爺的勢力上。看來是沒有辦不了的。……苗玠聽了。沉吟半響。平一平氣說道。我就此白受那玲丫頭母子一頓侮辱。除非我沒有長着卵子。就饒了他家了。我却不一定。要抓住他甚麼差頭。古語說得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先前是犯不着那們辦來。於今我却有我的報復手段。諒他們是逃不了我這掌心。……說到此間。又向文大嫂低低說了幾句。文大嫂



笑了一笑。當日苗玠便到克斯米的公館裏。這克斯米是蒙古正黃旗人。有個哥哥在朝中做兵部侍郎。克斯米在清江做了一任提督軍門。就自己辭了官職。流寓清江。因為京都中的大頭腦太多。挨不到他走紅。不若就在這清江地方。橫行霸道。自大爲王。沒有差使。比有差使閒散得多。正黃旗人。又比尋常的官紳人等高貴得很。就逞他一己的私欲。強奸硬逼。無所不來。官裏都不敢批他的逆鱗。便是這新任提督吳曜吳大人。常想除去社會上這個害馬。一時又沒有法子能怎樣他。這天克斯米在他第七房姬妾房間裏談笑。人報苗少爺來了。這苗少爺雖然姓苗。的是克斯米的親骨血。克斯米就把他當做自家的少爺一樣。穿房入戶。由着他肆行無忌。自然克斯米毫不遲疑。便請苗玠到這裏坐坐。忽見苗玠撲的向地下一跪。抱着克斯米的腰子。未開言先流下數行淚來。倒把克斯米吃了一驚。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四回 浮生爭似夢腸斷花箋
長舌鼓如簧譏生貝錦

第五回

克斯米一怒害賢良 孫必古全家入狂狷

話說克斯來見苗玠哭得淚人一樣。跪在地下。便把他一把拉起。那七姨太太首先開口問道。玠兒。你又哭了。可是你爺娘打了你麼。你的年紀。已是一年小二年大。你的脾氣。還是三日雨四日風。如果你爺娘早打了你。又何至把你縱容到那樣地步。不但你爺娘要重重懲罰你的。就如大人同小阿奴。也要抽破你身上的皮肉。看你再敢去嫖賭頑笑。無所不來。……苗玠聽七姨太太話裏的意思。暗忖他可是不原諒我的苦衷。因為這幾天來。不曾有孝敬他的機會。就這們當做克斯爺爺來氣惱我。呵呀。他看錯了。萬一我們那一件事。被克斯爺爺生生撞見。那還了得。……想着。又向七姨太太跪道。我那敢說我爺娘的不是。爺娘也沒有怎樣打我。打的兒子身上的肉。便是痛的爺娘肉裏的心。不

過我于今受了人家的極大的委屈。我爺娘也不能替我報復。祇好求乾爺同七太太做主。不怕那猴子是三頭六臂。斷不難使他栽一個跟頭。我出了這口氣。就孝敬乾爺同七太太一輩子。臨死總感激你們兩位老人家的恩情……七姨太太聽了。心裏早跳了一陣。克斯米是個好恭維的人。禁不起衛玠這樣疼人的話。便把他恭維得快活起來。連忙將衛玠抱在懷裏笑道。肉呀。我來問我的肉。究竟是受了誰的委屈。我肉要將他怎樣辦法。我就將他怎樣辦法。教我肉開心……衛玠才揩了眼淚。將文大嫂到孫必古家做煤的話。一五一十的對克斯米哭說了。又添枝帶葉的撒謊說道。後來我責問那孫老猴子。爲甚麼就縱容你老婆閨女紅口白舌的對文大嫂嚼這樣蛆。我可是不能和你家開交的。那孫老猴就將我揚手一掌。嘴裏是纏七夾八。說他家的姑娘。是何等身分的人。怎麼便肯嫁你這個活鬼。又說你仗着克斯米個騷鞭子。要同我爲難。




你可知一般騷鞞子。都是我們祖代仇家。任憑你和克斯米張牙舞爪。我是不怕的。難得吳提督吳大人在我們清江。真是一位明如鏡見的青天大人。我有本事。到吳提督那裏告下一狀。把你們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克斯米聽畢正色問道。玠兒。你這話可是真嗎。他敢。……苗玠道。有甚麼不真。我若在乾爺跟前撒半句謊。就該碎身粉骨。叫我不得好死。克斯米冷冷一笑。側面思酌一下。卽令當差的。到外面找兩個流氓來。一個喚做王勝。一個喚做周虎。克斯米問兩人道。東門城內一個開綉貨店孫必古。你們可認得嗎。王勝周虎一齊回道。他是小的們緊鄰。死了燒成灰都認得。不瞞大人說。他家有個玉人兒。真是個脂粉胎子。畫也畫不出來。今年春二月間。小的們夜裏賭牌九回來。打從他家的後門經過。那門是關着半扇。月光之下。看見這姑娘同他表哥哥黃鼎芬並肩似的。坐在花台子上。唧唧噥噥。不知談的甚麼。差不多把小的們的真魂



都看跑了。克斯米道：你們認識他就是了。不用說上一串子話。我問問你們，可有這胆量想發財沒有？王勝道：一個窮光蛋不想發財。除非是個薄福鬼。周虎道：小的窮了半輩子。那怕發一天子財就死了。都還情願。克斯米道：那孫老猴子仗着他是個大腹賈。老氣橫秋。無法無天的。眼裏太沒有人。由我不打他一個翻天印。但我細細想來。我于今不辦他則已。要辦他就要下毒手。祇須你們拿我這本書去。到孫必古那裏買紬子。悄悄把這書夾在紬子內。你們再拿出來。扭着他到縣衙去。把這本書呈上法堂。就得告他是朝廷的反叛。你們只管放着胆一口咬定。說這本書是在他家櫃台上現出來的。特地扭他到縣老爺台前請賞。我先到縣衙門對那知縣說好。吩咐他照我的張本辦理。打你們就挨一頓板子。押你們就坐兩天牢。這不算一回事。包管你們準得到一千兩賞銀的。但是事機要密。萬一走漏了我的袖內機關。你們這兩顆頭即保不住。



了。切緊切緊。王勝周虎都是勢利齷齪的流氓。領會克斯米談幾句話兒。就得意的了不得。難得克斯米這樣的吩咐。又可以得到一千兩賞銀。還有甚麼推諉。都低着頭連說了幾個是字。苗玠便將那本書送給王勝手中。原來那本書是四川唐鑄萬編著的。喚做潛心錄。書中多指斥滿清的過惡。發揚民權的精神。唐鑄萬著成了這潛心錄以後。未經付刊。而唐鑄萬死了。一時同志的朋友。暗將這本書付諸棗梨。後來被認人爲父的漢奸奴才。一經察覺。奏明了雍正皇帝。雍正赫然震怒。本擬把唐鑄萬戮屍示衆。毋如唐鑄萬老早死了。棺材裏單賸了幾根骨頭。雍正大不滿意。就將唐鑄萬子孫親族。流徒誅殺。慘不忍言。這潛心錄當然是一部禁書。雍正限令一月以後。遇有藏着這樣大逆不道的書籍。一家子都要砍頭。有人出首藏這書的人家。由地方官賞賜庫銀一千兩。惟有滿人不在限例。因爲這書也有立國的真諦。漢人看了。就要鼓燙革命的。



空氣滿人見了。反而培養建設的心思。我們漢人當中。就因為這書的緣故。死的人也不少。因沒有斗膽的人。把這書再敢藏在家裏。不願燒燬。克斯米是個滿人。偏是他們就看得這部書。于今且將這書面上寫着玲姑兩字。令王勝周虎告發孫家收藏禁書的罪案。王勝周虎雖是流氓出身。這潛心錄及玲姑五個字。他們也認得的。並知藏這書的人家。便是朝廷的反叛告發藏書的人。官裏本懸著一千兩的賞銀。兩人喜歡無限。如法做去。這種鬼蜮含沙的行徑。一發即中。王勝周虎到孫家買紬子。乘櫃合裏剪紬子的不備。即將那本書放在裏面。由周虎翻出那本書來。兩人竟扭了孫必古。同到清和縣大堂。清和縣知事郭沅恩。把孫必古三拷六問。只沒有一些口供。毋奈被王勝周虎一口咬住。任憑清和縣各打了他們三十板子。又要拿來棍威嚇他們。他們只管仗着胆不肯轉移一字。這清和縣本來被克斯米囑咐過了。巴不得頃刻間便使孫必



古認下口供。不但自己要照例陞級。且可巴結得克斯米的歡心。但是場面上又不能不對告發的人。假意威脅一番。好遮掩別人的耳目。難得王勝周虎都是胆大能幹事的。便放下心來。令衙役把玲姑和孫老婆子都捕上堂來。這時錢夫人玲姑母子。是沒有知道中了文大嫂的毒計。還疑惑外面的流氓平地生風。到他家店裏找摸進賬。因為那時清江的流氓。成羣拽隊的到各店鋪拿進賬。不算是一回事。不過從吳提督到了清江。那些流氓。却比先前稍規矩一點。每月的例頭錢。也漸漸的鬆懈下來。于今想必這些東西。是在店裏討取例頭錢。借端生事。三言兩語。便打吵起來。及至錢氏向外面問明。才知從半空中掉下這樣的大禍。正要打發人把黃雪樵請來。拿一個張本。不料兩個公差模樣的人。白日裏闖到玲姑的房中。不由分說。一個人手裏抖著一條鉄索。套着他們母子的頸項上。從房裏牽出來。錢氏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偏是玲姑大



有胆量。當向衆差役說道。我們母子是犯的甚麼罪。傳有傳單。拘有拘票。你們應該拿出來給我瞧瞧。第二個瞧字才出口。那個牽着玲姑的公差。把玲姑猛的向前一拉。拉得玲姑栽了個寒鴉撲水。把身子騎在玲姑的身上。用手擰着他的兩腮鼓兒說。你這千人騎的小婊子。老子們身邊沒有拘票。就敢到你房裏來拿人。麼于今要老子們輕易拿出拘票。那怕你就陪老子到房裏睡一覺。都是不容易的。至於你所犯何條。到大老爺堂前自交待你一個罪名。玲姑壓在地下喘不過氣來。這一個公差。年紀比那一個稍大些兒。心術都比那一個壞得略好一點。連忙呵令他把人家的姑娘放起來。說。你這成個甚麼樣子。國家難道是沒有王法的嗎。就容得幹公事的。對人家姑娘。有這樣無法無天的行爲。我是不依你的。那公差才牽起玲姑來。錢夫人怕他再有對待女兒非禮的舉動。而且就這們牽著到衙門裏去。實在丟不起這個面子。便對他們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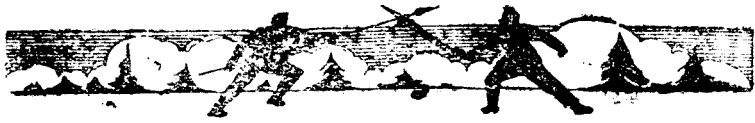
要送出一點酒錢。求他們解了鉄索。規規矩矩押到縣內去。那兩個公差先露出絕對不答應的神氣。後來也就學那頑石點一點頭。可是玲姑受了那公差的侮辱。恨不得一頭碰死。但是這們死了。同死去一貓一狗相似。祇得忍辱一時。如今見自家母親。要出錢賄囑他們。不由流淚說道。母親。我們就這樣去罷。怕甚麼。這東西的欲望。是沒有滿的。……玲姑剛說到這裏。外面早擁上好些人。那兩個公差。因爲人多廣衆。不便受私。這一個更是氣昂昂的。扭轉鉄索。將玲姑連牽帶拖。出了店門。那一個也牽着錢氏。由大街上直奔縣衙門來。一路上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塞得水洩不通。及至黃雪樵到了孫家。而玲姑母子都已押紮女號裏去了。黃石樵託人到縣衙門裏關說。總被清河縣知事郭流恩先後拒絕。但探聽得孫必古夫婦。都落下供詞。而孫必古所開的復泰牌號。綉貨店已上了封條。王勝周虎共得一千兩的賞號。因在一個土娼家裏。



拿出來對面攤分。爭多論寡。幾乎鬧得打起架來。黃雪樵也慌的沒有主意。就顧不得甚麼危險。大胆到提督衙門告給孫家的冤枉。這時吳曜收了黃雪樵的狀詞。吳曜本來不明白是克斯米的關節。回至內堂。連夜發下令人。把郭知縣帶來問話。那知差官回來稟告。說本城出了九條命案。連郭知縣及前任克斯提督都被強盜殺了。內中也有王勝周虎兩個……吳曜好生驚訝。看官要問這九條命案。是誰人做的。是參觀本書第三回文字。就知是黃傑及水立鰲水占鰲弟兄兩人的線索。他們在清江的時候。原是行裝的打扮。也沒有人注意。他們是個殺人不怕死的魔王。那晚他們在一家旅店裏住宿。住的是二號房間。正在吃夜飯的時候。聽得間壁第三號房間裏咕嚕唏溜。有許多人在那裏打牌九。他們的性格。對於這賭錢一事。半點是懂不來。茶館旅店。每每會開場聚賭的風俗。他們也不必過來干涉。一會子便聽得那天打地九的聲音。



宣告停止。好像也圍在一張桌上吃酒。這時他們飯後各自吃茶。耳朵裏括着一陣嘻笑的聲音。仍發在隔壁的三號房間。卽聽有一個人笑說道。我們在座的朋友。下次可一口同心。不要再和周大哥賭這勞什子了。俗語道得好。甯同走運的人種田。不同走運的人賭錢。你們看周大哥其初摸到牌九。就輸個三兩五兩。幾乎要把花骨頭拿刀劈碎。於今可是轉了運了。自從孫玲姑一案發生。他同王勝共得一千兩白花花的庫銀。和我們大賭小賭。總是他一口鯨吞。今天又贏了十多兩。我們所有的銀子。怕不要一古腦兒都攢進他腰子裏。想他在這紅運當道的時候。臉上喝得紅通通地。又像個小陽春天的雄狗卵子。不是我恭維他幾句吉利話。將來還要大紅特紅呢。……又有一個人接口說了幾句。却把黃傑及水家兄弟。都聽得心裏直跳起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五回 克斯米一怒奪寶良 孫必古曇家入狂遊



第六回

酒後話真言隔垣有耳 袖中生巧計順水推舟

話說黃傑水立鰲水占鰲三位英雄，接連便聽得隔壁三號房間內又有一個人說道：趙二爺不是我灌了黃湯說醉話。我其初窮得精赤條條沒有褲子穿。若非孫必古周濟我幾兩銀子。我早已窮死了。用蘆蓆包起來。腳胛骨可打鼓了。我本當不該鬧得他人亡家破。忘却他以前待我的好處。恩將仇報。把這收藏禁書的帽子。硬磕在他女兒的頭上。毋如我不是個獸子。沒有看住一方桌銀子不要的道理。我得了這一筆財。要快樂半輩子。他的恩情雖大。我看在銀子的分上。也就顧不來。我便是饒了他這案。也許要準當犯的。那時他一家三口。砍了頭。與我毫無益處。不若就借他家三顆頭一用。發財還是小事。先前我說苗少爺要同我拜把子。你們是不相信。昨天可是有人瞧見的了。今天你們



又看我在克斯爺爺公館裏。大搖大擺的走出來。這又是你們做夢也沒有這樣的造化。你們以爲我分了四百兩銀子。贏了這幾場錢。便算我走運。哼。有朝一日。看到我到北京克斯侍郎那裏掛腰刀嗎。罷那才是一件開心事啦。……黃傑與水家兄弟一到清江的時候。便知孫玲姑全家受了這樣的委屈。于今又聽這個人一陣子的醉話。估定他便是周虎。心頭就氣得亂跳亂撞。忽聽隔壁的房門一響。約摸是走進了一個人來。那人一進了門。卽向大家笑道。你們真好樂呀。何不招呼我王勝。也到這裏吃個三杯。……衆人也就一齊笑道。王大哥。你怎麼到這會子才來。你和周大哥原是很要好。就爲了一點賞銀。鬧得人生狗不熟。于今我們做個東道。就得替你們和起好來。……衆人方說到這裏。王勝就接着說道。我們老朋友啣吵就同小孩子和小孩子打惱了的一樣。一會子仍依然如故的和好起來。誰也不記恨誰。不須你們做這人情。反說得我




們不快活。你們埋怨我來遲了一步。豈知我方在縣衙門裏聽得一件要緊的事。那孫玲姑已碰頭死了。……這事很與我和周兄弟略有關係。不過我們有我們的擋箭牌。雖然那孫玲姑沒有口供。這孫老頭子夫婦已在大老爺堂前被大老爺用胡椒紙捲薰鼻孔。腦漿珠子都淌下一大灘來。兩人皆書押承認家裏藏着潛心錄的禁書。我們還怕的甚麼。……衆人又爭問孫玲姑是怎樣的尋死。王勝道。這個我不能說。說出來要砍頭的。……黃傑三人聽到這裏都氣得一根根毛孔直豎起來。料知這事實在委屈得很。那滿奴克斯米同這烏知縣都脫不了關係。欲要抽根徹底的探明此事。就得先著在這王周兩廝身上。三人不約而同的想到此處。再聽隔壁一房間的人都入碼五的亂嚷。豁起拳來。以後酒醉飯飽。所談的皆是賭經嫖術及打巴掌敲竹槓的經頭。却沒有一句再談及關於孫家的事。一會子又聽他們仍然倒下一副牌。九重新成



局。依水家兄弟那時的性氣。恨不得即刻走過去。同王勝周虎算賬。黃傑却暗
暗禁止他們。不用焦急。說弄急了事。反覺得有許多棘手的地步。拖累別人。不
若且從長計較。是穩當些。水家兄弟只得按下火性。因黃傑向來做事。比自家
兄弟們是靠得住的。別人勸他們按下性子。他們越發要迸出三千丈業火來。
惟有王傑勸止他們。兄弟他們是不曾違拗一次。這時水氏兄弟便同王傑暗
暗商量一會。各自就寢。那隔壁房間裏賭錢的人。直到次日天明。才散了場子。
王傑三人。當日即還過房錢。出了旅店。在清江城裏。又探問了一天。準備晚間
相機行事。且說王勝周虎賭了一夜的牌九。散場以後。便搖到克斯米的公館
裏。適值克斯米到清河縣衙裏去了。七姨太太已經起來。曉妝方罷。恰好苗珍
到了。七姨太太見房裏沒有外人。便向苗珍笑道。我的乖乖。你還想到老娘麼。
那十姨太太味兒又長。興頭又足。牌面又長得俊俏。你們那些鬼鬼崇崇的事。



打算我不知道。苗玠道。我毋論在你跟前怎樣撇清。你總是不相信。教我拿甚麼對你說。我在公館裏鬼混。除却了你。我還靠誰啊。七姨太太又笑道。玠兒。我問你。那十姨在夜靜無人的時候。到花園裏燒的甚麼香。你前天在我這裏頑笑。連屁股都坐不下來。好像似熱鍋上的螞蟻。我也不知你們是幹的甚麼活計。苗玠道。我若同他有這樁事兒。就抱着親生的娘睡覺。若除你老人家。另外同別人幹過事的。也是這樣。七姨太太即喚個一個心腹的丫頭。在門外看風。把苗玠拉到睡椅上。低低聲笑道。乖乖。好孝順的心肝肉兒。你是特地來孝敬老娘的嗎……兩人將要入港的當兒。小丫頭在外面把窗門敲了三下。嚇得他們連忙丟盔卸甲。從睡椅上起來。苗玠心裏只是七上八下的。七姨太太的桃花面上。也泛起了片片的紅雲。那履聲已到房外。却是王勝周虎兩個來見。克大人的。苗玠趁勢將兩人帶至一間小靜室裏。對兩人說道。你們的來意。我



是明白了。把眼睛閉緊了睡覺。不要怕出事來。那就吃不了要兜着走。凡事自有大人料理。莫說死了一個孫玲姑。就死了一百個又怎麼樣。王勝周虎一齊說道。這件事我們不會害怕。此番到大人公館裏。是想請大人把我們薦到京裏。沾一沾侍郎爺爺的福氣。苗玠道。好哥哥。你們放心。只管回去吃酒賭錢。我在七姨太太跟前再說幾句兒。是抵你們跑上十朝半月。你們就此回去。不要常到這裏。教外邊人見了生疑。我便向七姨太太那裏替你們說這句話。邊說邊揚長走了。王勝周虎只得出了公館。路上又碰到兩個朋友。生拉活扯的拉他們去鬥了一天的紙牌。晚間方各自回家。這王勝周虎原沒有妻小。家裏有一個兄弟。同周虎分屋而眠。周虎因爲一晝夜沒有合眼。巴不得爬上床去睡覺。及至一覺醒來。只是六神不安。那裏再睡得着。便點明了燈火。抽了一袋旱烟。從床上扒起來。踱了一會。忽覺眼前有一個人閃了一閃……周虎心裏一



愕暗想這是誰。却見那人已站立面前。原來是孫玲姑……周虎只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看玲姑拿了一條三股麻繩。向他索命。那燈光搖搖無定。室中都佈滿了鬼氣。周虎急得沒法。從身邊抽出七寸長的解手刀兒。向玲姑劈臉砍去。血花四濺。却把玲姑一個頭砍成兩半個。倒在地下。那燈光又倏的亮起來。看地上躺着一個人。那裏是孫玲姑。分明是他的兄弟周豹。周虎暗暗叫苦。原來這周豹在地方上有飛烙鐵的譚號。他的歷史。却非片言所能說盡。總之惡貫滿盈。可死之罪擢髮不足以數。于今不知怎麼似的。居然幻成孫玲姑的樣子。門不開。窗不破。竟到周虎房中。被周虎一刀砍死。個中的神理。亦非片言所能扼要……周虎殺了周豹。弄得他自家神魂顛倒。沒有擺飾。忽聽得門一響。窗門開了。便飛進一個人來……周虎又疑惑是孫玲姑前來向他索命。一時毛髮俱冷。連身子都不能動彈了。再瞧那人穿着夜行的衣靠。手裏拿著



一把雪亮的大刀。向周虎低聲喝道。別耍嘍。一釀便這樣的處置你。旋說旋把刀含住。從小桌子上拿了一把銅質的酒壺。隨手搓成一塊銅餅。周虎那裏見過有這樣大本領的人。只是索索的抖。那人又低喝道。老子黃傑。特地爲着孫玲姑的事迹而來。你受誰人的指使。害得人家押的押。死的死。你若老老實實的低聲說來。老子就得開給你一條生路。若有半句含糊。明年今日。老子來吃你的抓週酒。還有一件。地下躺的這個死人。準當是你殺的。可與孫玲姑這件事。有沒有甚麼關係。……周虎料知惡冤家走到眼前。又有這樣警人的本領。那裏還敢回手抵敵。兀的抖道。這這這是克克克斯爺爺同苗紳士的大小爺苗玠的主意。小的不過是一時昏迷。同王勝做了他們的走狗。總算小的不是。望好漢爺爺刀下留情。黃傑道。你這話也句句是實。倒比那王勝來得爽截。你可知道王勝已被同事的朋友水占熬砍了。……我先告訴你一個緣故。你



就估定這消息是在王勝那裏得來。說至此。便將王勝所供孫玲姑自經的事。向他說了一個梗概。原來孫玲姑同他母親錢氏。被兩個公差。牽到清阿縣大堂之上。郭洸恩見玲姑剛健目中露出婀娜的態度。愁苦間現出娥媚的容顏。很有幾分憐惜的意思。但既要迎合克斯米的意旨。便抱着縛虎容易放虎難的主義。也就顧不了許多。用胡椒紙捲熏鼻孔的飛刑。硬逼孫必古認下家藏禁書的口供。偏是這孫玲姑雖然蘭蕙其質。但始終準備一死。毋論郭洸恩用怎樣嚴酷的大刑。孫玲姑總是把牙關咬得緊緊的。郭洸恩終不能把他活活拷死。就將他們一家三口。分別押入男女監號之內。退堂以後。跟班的報克斯大人來了。郭洸恩忙不迭的把克斯米迎到後堂。將這案經過的情形。告給了克斯米。請示他是怎樣辦法。克斯米道。我有一件心事。要來同公祖討論一個變通的方法。公祖是我知己的人。大略總可以竭力圖融。郭洸恩道。大人言重。



了。說甚麼公祖不公祖的。如此稱呼。非所敢當。奴才當叩頭申徹……郭沈恩道。講正經。我們就老實些。不鬧官話。你這個奴才稱呼。又用得。不切當。難道你們漢人當中。毋論是甚麼身分的人。都要對我滿人中。沒有甚麼權力的人。要稱奴才麼。由此類推。你們漢人的狀元宰相。就對我們滿人。龜皮賊奴。也要稱奴才了……于今我欲同你所談的變通方法。須得向你說明。我同那孫必古全家。本沒有怎樣的深仇。不過他是個漢人。又沒有甚麼官階。我是旗人。也做過三品的職員。就得坐贓害他。把他全家都能辦成死罪。這就叫做有強權沒有公理……其初我聽苗玠同王勝周虎的談論。都說那孫玲姑是怎樣的縹緲人兒。這句話也是祇將信將疑。眼不看心。也不癢。適才我在街上閒逛。見兩個公差。牽着玲姑的母子。我見玲姑那種又痛人又愛人的樣子。一顆心已被他弄軟了。特來請你替我設法。能勸得這玲丫頭。做我十三房小妻。凡事總一



筆勾消。萬一他執迷不悟。再由你詳文上峯。準許定成他全家砍頭的罪。至於那一千兩的庫銀。我是補墊得來。却不用你費心。你的手段是不弱的。這番且試一試你。可能成就我們巧妻拙夫的一段良緣。……郭洧恩道。良緣雖由天定。却在人爲。這件事在晚生做去。真是囊中捉鱉。手到擒來。索性說明了吧。日後請大人栽培一些。使晚生不致困守這百里宰。那一千兩庫銀。當然也由晚生補足。這算個甚麼事。……說著。又向克斯米低低說了一會。克斯米一笑去了。當晚郭洧恩便把孫必古全家三人。提到內堂審問。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六回

酒後話真言隔垣有耳


袖中生巧計順水推舟



第七回

助桀爲虐郭知縣藏奸 蒙難全貞孫小姐使詐


話說郭沐恩當晚把孫必古一家三口都提到內堂審問。祇有一個心腹的爺們。站立案旁。郭沐恩向他們三人問不上三言兩語。便看著孫必古夫婦的供單。放聲大哭起來……向那爺們說道。這是死獄。實在使本縣一時沒有開脫他們的生路。但國事犯的案件。照倒要動大刑。誰知孫必古夫婦就熬不住一些兒。冒認下這收藏禁書的口供來。雖則供文按在這裏。未經詳報上峯。但這時已屬彰明昭着。如何能終久延遲下來。皇天菩薩。這是怎如好。說畢。仍是痛哭不止……孫必古夫婦及玲姑小姐。看郭沐恩陡然現出這樣的神情。疑惑郭沐恩日間拷問他們。是迫於不得已的苦衷。于今聽他這話裏的意思。分明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官。當下由錢氏開口回道。祇要青天太爺。明白我家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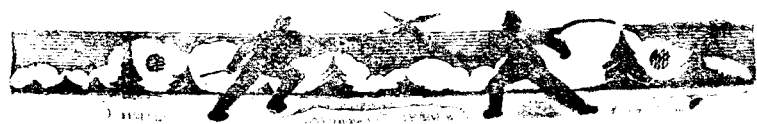
枉。那末我們兩口子都綁到法場上。殺頭都感激太爺的恩點。祇求太爺開一綫生機。成全我這個孩子。……孫必古哭道。青天太爺的明鑑。想犯人祖代以來。都是開店鋪吃飯。並非是個書香門第。犯人又愚蠢得很。雖認識幾個字兒。連一封信都寫不完全。那有看這種書的程度。犯人的小女。也是這般的無端。被兩個流氓。妄加圖害。這不是個極大的冤枉嗎。玲姑又哭哭啼啼的訴道。小女子既有這本禁書。明知是砍頭的事。何不藏之深閨。怎麼夾在那綉板裏。被王勝周虎翻出來。且而那書面上的字跡。是新寫的小女子一輩子也學不出那樣的好字來。總之我爺娘已挨刑不過。都冒供下來。是免不了一死的小女子。還要這性命做怎麼。像國家這樣嚴酷的飛刑。怕不要把天下的人。一個個都拷成反叛了嗎。祇須青天太爺能察出其中的冤枉。敢請太爺再用那種飛刑。嚴拷王勝周虎兩個原告。那時拷不出他們栽誣的緣故。小女子也就冒認。



下這口供來。同爺娘一起到泉下去了……一面說一面把頭碰得連天價響。險些連頭皮都碰破了。口裏只顧嚷着冤枉……郭沐恩又笑道。你是個姑娘家。知道怎麼。那王勝周虎兩個。本縣何嘗沒有拷問他們。于今你父母都已認下口供。若再將他們拿來。嚴行鞫問。公事上是絕對辦不到的。本縣已知你家的冤枉。就拚着這前程不要。也須把詳文再按三天。古語道得好。死碁腹中有仙着。郭沐恩說到這裏。側着臉思量了好一會。忽然搖頭晃腦的說道。有了有了……于今倒有一個上好的張本……孫必古你聽真了。本縣這張本是不會錯的。這部潛心錄的禁書。禁漢不禁滿。漢人藏了。就有殺頭的罪。對於八旗的人。是沒有禁例的。這件事須與克斯大人商議。祇要克斯大人能承認這書是他公館裏的。被強盜偷出去。那末你一家子固屬沒有罪名。少不得使那王勝周虎兩個。誣告與竊盜二罪俱發。罪還不至殺頭。祇怕這件事是拿不定便



能辦到。本縣祇要能開脫你家。不要你出一個錢。本縣就在克斯大人那裏。用上一萬兒八千兩。也是情願的。……古語道。盲甘者心必苦。像克斯米是個甚麼人。郭沐恩的官聲。表面上雖辯不出是好是壞。然這一萬或八千兩的銀子。豈是不愛錢做官的。拿得出來。但孫必古一家三人。妄想死中求活。而且又都是中流社會的人。那裏辯得出個中奸詐。却把郭沐恩當做活菩薩相似。感激得五體投地。郭沐恩仍將他們照例收禁。第三日。又把他們提到內堂。便問孫必古笑道。恭喜恭喜。你全家的性命。可算在閻王老子面前要了回來。本縣昨天到克斯爺爺那裏。蒙克斯爺爺滿口允許。他說這是冤枉。委實一個女孩兒家。那有看這部禁書的程度。孫必古又是個生意人。這禁書却在櫃檯上翻出來。如何便受這兩個流氓的誣告。妄害良民。這件事包管在我開脫了他們。我要你怎麼銀子帶到棺材裏去。……孫家三人剛聽到這裏。就感激得立刻



要到克斯米那裏磕頭。寫起克斯大人同郭青天的長生祿位牌子。供養一世。不約而同的只顧叩謝郭沐恩……郭沐恩又接着說道。于今却要要求玲姑娘全忠盡孝。一則開脫了父母。二則克斯大人這樣天高地厚的恩點。憑良心說一句。玲姑娘當然要報答的。克斯大人說必須要將玲姑娘納爲小星。玲姑娘其許我……孫必古轉聽到這一番話。就同兜頭澆了一瓢涼水。玲姑更是魂不在身。暗想賣身救親。本是愚孝。一個女孩兒家的身體。是何等的寶貴。破壞自家的身體。使父母忍垢偷生。大孝不爲。而且我表哥哥死了。連墳塋上的泥土未乾。我何忍便辜負他。便是嫁一個少年讀書人做結髮妻子。我也決不答應。何況是嫁一個乾薑般的騷達子做小老婆呢。我父母和我的頭可殺。志節是不可奪的。這們想了半會。早已心頭一橫。死活說着一個不字。孫必古夫婦都一齊哭道。克斯大人要我這塊肉做小。我們都情願砍頭。如果克斯大人

肯開脫我們全家。就令玲姑拜給他老人家做義女……女字才吐出來。玲姑早恨聲說道。沒有這般容易……官場中混慣的人。轉臉比甚麼都快。郭沐恩見這件事橫生了波瀾。明知哄誘是不行的。這時候條地翻起三角式的一對眼睛。露出令人害怕的樣子來。便叫了一聲人來……早擁這一般如狼似虎的差役。內中却有一個拘鎖玲姑的差役在內。郭沐恩一面吩咐替孫必古夫婦各換了十斤半的一副大鐐。仍然分別收入死禁。一面向玲姑喝道。孫玲姑。你敢再對本縣說半個不字嗎。玲姑早已了參透郭沐恩不懷好意口裏只是不……不……不……的連叫了十來聲。郭沐恩卽喝令左右把玲姑褲子褪下來。打他的屁股……兩邊衙役早已一擁而上。那拘鎖玲姑的差役。就高興的了不得。早把玲姑捺倒在地。淚姑道。且慢。容我三思……郭沐恩聽了。便將用刑的衙役喝退兩旁。且看玲姑說些什麼。玲姑兩眼中流出千行的紅淚。




暗想他們分明合同局詐。硬逼軟騙。想我做老躉子小老婆。我決不上他們圈套。也是枉然。但我先前被這個差役騎在我身上。擰我的嘴。這種不可告人的羞辱。已是不能受了。于今又要打我屁股。別的刑罰都還可以。這屁股是萬萬打不得的……想到其間。那心裏就同油燴的一般。故意把眼淚揩了一下。抬頭問郭沐恩道。青天太爺在上。小女子左思右想。到這時候還有甚麼不願幹的勾當嗎。爺娘是愛我的。小女子輸了口。爺娘自然也沒有甚麼推諉。聽憑太爺怎樣做主便了。但小女子還有下情容稟……說著便指定先前騎在他身上擰嘴的差役哭道。他是何人。在拘拿小女子的時候。擰小女子的嘴。騎在小女子背上。小女子恨起來。就要咬下他一塊肉……郭沐恩聽着。便叫薛保上來。那薛保臉上嚇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那容他有分辯的當兒。郭沐恩已令掌刑的。抽他一千藤條子。掌刑的人。早將薛保一鼻氣打了一千藤條。薛保是

疼得要命。玲姑嫌打的輕了。郭沐恩又令再重打一千……剛要打完的當兒。玲姑心想這是我的時候了。看那兩邊差役略略又站遠些兒。不覺玲姑已猛的頭向丹墀上碰去……大家慌忙來拉他雙腿。可憐玲姑已碰得腦分數塊。紅的是血。白的是腦漿。就這們一位的貞烈的女子。霎時死於非命……郭沐恩全不害怕。祇禁止差役們不許聲張。把玲姑的屍首。暫時掩藏起來。從櫃子裏拿出一百兩銀子。賞了薛保。其餘的差役。也沾薛保的一點油水。郭知縣便請克斯米到衙。由當天晚上。直議到來日傍午的時候。方才具文申詳上憲。並報稱女犯孫玲姑已越獄潛逃。他們這樣的機密。清江人不知道。恰好王勝在縣衙門裏遇見了薛保。薛保雖得了一百兩銀子。已爲衆差役分去不少。然而屁股打得那種樣子。死者已死。生者未嘗不啣恨。知縣郭沐恩。王勝見薛保情形有異。走路總須人揜扶。等到薛保去了。便返到薛保家裏。他們都是臭肉同



味的要好朋友。無話不談。薛保便悄悄地把挨打的原故。一字不遺的告知王勝。王勝在旅館裏一時失口。又把玲姑身死的話。對賭友說出來。以爲這件事與他及周虎毫無關係。……誰知已被黃傑及水家兄弟。在隔壁房間裏聽出來。第二夜。水占鰲人不知鬼不覺。訪到王勝那裏。逼問原由。鬼使神差似的。王勝把這件事一一報來。水占鰲便砍了王勝。回到新移的旅館裏。悄悄告知黃傑及哥哥孫立鰲。但不知內中還有苗紳士的兒子苗玠。是這事起禍的根原。于今黃傑到周虎家中。威脅他又招出個苗玠來。便對他說明這一篇話。周虎更是暗暗叫苦。以後也將如何誤傷自家兄弟的事。從實說了。黃傑因留着周虎毫無用處。手揮刀橫。把周虎砍成兩截。也不回新移的旅館裏。好在克斯公館。日間已探聽得清清楚楚。連克斯米最寵幸的七姨太太的臥室。黃傑也據人談說起來。是在第二進東房。便出了周虎的房中。張開兩隻膀子。在空中飛



過了二十來家的門戶。到一處很大的公館。黃傑便落在第三進屋上。珠簾倒捲。把兩腳鈎住了簷角。探頭向玻璃窗內仔細窺來。祇見一間極富麗極華彩的臥房。一張檀木檯子上。點著手臂粗細的一枝紅燭。甯波式的床上。張開一頂洒花湖縐的桃紅帳子。裏面香衾玉枕。望去像似個錦繡窩。一個腦滿腸肥的騷躑子。約有六十來歲。坐在那床沿上。懷裏抱着一位二十來歲的脂粉人兒。桌案兩邊。分坐着一男一女。女的已是徐娘半老男的不到二十歲。唇開齒露。少了兩個門牙……又見那騷躑子拍着懷裏的女子說道。七姨。于今文嫂子和玠兒都在這裏。這件事不是他們弄出來嗎。文嫂子受了孫玲姑的辱罵。不牽枝帶葉的在玠兒跟前胡說一陣子。玠兒不妄信文嫂子話。又在我跟前胡說一陣子。我又何必找出王勝周虎兩個流氓。硬坐孫家一個收藏禁書的罪名。于今玲姑已碰頭死了。雖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然而他們這借刀殺人。



的事。須瞞我不來……七姨太太不待他說完。抿着嘴笑道。小奴有一句話。就要當場說出來。你既知他們是借刀殺人的行徑。你這把刀。怎麼便肯借給他們。你那鬼鬼祟祟的心腸。也瞞不過小奴。紙窗兒何必祇明。各人心裏自有各人的路數罷了。說著。便抹著克斯米的鬍子笑道。你平白無辜的害了人家的孩子。不怕促壽……克斯米便笑起來說道。我的乖乖。你的心就像安在我心裏的一般。你們漢人的心。人女字。都來陪我們滿人睡覺。我們也不怕促壽。可恨那玲了頭。沒有你的造化。也就罷了……苗玠急插口向克斯米笑道。乾爺。你看文嫂子可有七太太的造化。沒有。文大嫂聽了。卽向苗玠啐了一口道。大少爺。別要叫我說出好話來了……黃傑聽到此處。暗想此等事。還是這姓文的婆子惹出來。我也饒他不得。好一古腦兒去給這二男二女當面開消。越想越氣。再也忍不住了。嘩。哎。一响。一拳把玻璃窗戶打成盆口大的一個窟窿。身



第七回 助桀爲虐郭知縣藏奸 蒙難全貞孫小姐使詐
子跟着穿窗而入。欲知後事。且闌下文。

第八回


吳提督苦心折獄 許祕書挖目歸田

話說黃傑破窗而入的時候。七姨太太和苗玠文大嫂三人。同聲都叫了一句。哎呀。克斯米把七姨太太推過一邊。哎。五喝六的呼着捉賊……賊字才從舌尖上畫出來。黃傑已將克斯米捺倒地下。手起刀落。祇聽得吱啞一聲。克斯米的頭。已與他本身脫離了關係。接連黃傑又將苗玠文大嫂兩顆頭砍下。那七姨太太祇嚇的沒口子亂叫。黃傑本不打算輕易殺他的。怕被他叫出亂子來。也就賞了他一刀。就死人身上的衣服揩了刀上血跡。直飛奔縣衙而來。半途間看一條黑影。在眼前一閃。黃傑知是水立鰲從縣衙門回來了。兩人各自打個暗號。便一起向新遷旅館裏飛來。原是黃傑與水立鰲分頭出發。黃傑在克斯米公館裏殺了四人。怕水立鰲在縣衙裏辦不了郭知縣的事。暗忖水立鰲

是到苗紳士家裏去了。水占鰲的本領比他哥哥要好一倍。他見苗玠不在家中。撲了個空。就要回歸旅店。所以黃傑想到這裏。就準備到縣衙門去援助水立鰲。及聽水立鰲的暗號。知道水占鰲却又去殺甚麼薛保。黃傑便與水立鰲回到旅店房間裏。一齊坐下。而水占鰲已回來了。三人各談原委。果然水占鰲暫到苗玠家中。聽苗家人談說。有一個差役薛保。在捉拿孫玲姑的時候。就騎在孫玲姑的背上。無所不至起來。水占鰲聽得氣往上衝。又探得苗玠不在家中。就轉到縣衙門的左近。遇見了他兄長水立鰲。說明白郭知縣已被他兄長殺死。匠上水占鰲即別了自家的兄長。扭住一個更夫。問明薛保的住址。却不費吹灰之力。一刀了結薛保。……黃傑及水家兄弟。因為這事情鬧得大了。須要到吳曜吳大人那裏自首。他們原想請吳曜出山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只不便輕易促進。於今偌得借這出首爲名。還可以窺探吳曜的爲人。果然吳曜



是個好官。這幾條命案。自然有一種善決的辦法。萬一吳曜是個沽名釣譽的漢奸奴才。他們的性命。又不是一文不值。豈肯待罪於刀斧之餘。也有本領。把孫必古夫婦從清河縣牢裏劫出來……這時吳曜正聽差官回報清江城裏一夜出了九條命案。吳曜心裏一楞。只摸不着半點頭腦。而黃傑及水家兄弟三人已從天而降。闖進了內堂。吳曜看他俱穿的夜行衣靠。全沒有一些野蠻的氣習。又不是沒有相干的人。見了官便有瑟縮不安的樣子。吳曜正要問這三人來的意思。不料這三人便挨次跪下來叩頭。爲首的稟稱是雲南黃傑。那兩個漢陽人。是嫡親兄弟。哥哥叫水立鰲。兄弟叫水占鰲。吳曜道。大家都是海內的英雄。不必拘這種官場中的禮節。說來要惹得三位英雄見笑。我吳曜東征西戰。不但不認識三位英雄。提起姓名來。都不曉得。反勞三位肯賞臉到這裏來。大家會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黃傑道。我們都是犯人。不用大人這樣客



氣不瞞大人說。清江城裏九條命案。都是我們做的。特地來到大人台前自首。吳曜聽畢。心裏又愣了一愣。登時現出爲難的神態來。黃傑道。大人因爲我們自首的話。是假的嗎。我們若不自首。何苦到大人這裏。就得請太爺將我們上了刑具。送到牢裏押起來。……吳曜道。那有這樣輕易得把你們押起來。看你們都是一條漢子。頗能爲國家出力幹點事業。這麼殺了克斯米郭沐恩九人。難得其中有隱情嗎。有話却說出來不妨。我也是一個會殺人的。……黃傑道。我們到了清江。就知道江蘇省裏。再找不出大人這樣會殺人的好官來。怎麼這九個人都成了漏網之魚。這其中自有許多的障礙。……我們就想投到大人的麾下。替國家殺人。除了大人。那怕就用八人轎子去請我們。我們是一百個不來。不料我們在欲會大人的前一天子。就聽得東門孫必古家。遭了一件極大的冤屈。我們生來的性質。遇到人家有了冤屈。如同自己身受的一樣。非



把這冤屈報復過來不可。要報復不易報復的冤屈。就非得殺人不可。說到這裏。即將孫家的事變。據他們在清江探來的消息。逐層逐節稟給了吳曜。吳曜想了一會。忽地撲着大腿叫道。可不是的嗎。我早已知道這克斯米是個壞蛋。但因他的靠山太大。不容易栽他的跟斗。其實我心裏是常想辦他的事。你們看這禁書。清江城。除了克斯米公館。豈有一個開店的人家。敢藏起這本書來。分明是克斯米做成的圈套。你們殺了他。又除了那狼狽爲奸的郭知縣。就同我手刃的一般。可惜你們把可以證明的狗才都殺完了。但我有這膽識。不用你們償命。還得把孫必古夫婦在牢裏放出來……說着。即吩咐備辦酒席。款待黃傑三人。一面令祕書行文到縣公署裏。把禁書掉上來。那祕書道。關係孫玲姑全案卷宗。適才已申詳到此。並附有潛心錄禁書在內。但據黃雪樵的狀詞參觀。就怕這部潛心錄。不是孫家所藏的書。吳曜道。先生怎會明白。請說



出來同我參詳參詳。那祕書道：有甚麼明白不了。若是怕克斯侍郎的心裏雖明白。筆下也就會糊塗起來。下官是不怕克斯米的。膽敢問大人可怕不怕。吳曜道：所怕就是辦不了他。如果公事上壓他得住。我就拚着這腦袋不要。有甚麼緊要。祕書道：那末下官就得指摘出來。黃雪樵的狀況。訴說孫家的冤苦。沒一句不近情。就是鐵石人見了也沒有不悽然心動。這潛心錄禁書本不合下官審看。但下官是不能不看。下官看這禁書。凡關於封殖的問題。都是濃圈密點。若有指摘本朝及推翻君主的罪言。總抹得一塌糊塗。裏面還夾着克出米的批句。却留下克斯米的圖章。他的心裏是因爲漢人當大官的。是不敢看這禁書的。滿人做官的。就看出來。穿青的護思漢。誰好意思戳他的鬃脚。偏是下官這樣天大的膽。看出他馬脚來。於今克斯米已被刺殺。不死也不能想在他嘴裏報出個實供來。依下官的愚見……那祕書方說到此處。吳曜卽插口說



道。許先生。我斗大的字。認不得一個。然在公事上也幹了多年。許先生的話。我句句懂得來。我有主意。把王勝的妻子拏來。包管問出他的實供。說着。又將黃傑三人所以自首的緣故。向許祕書附耳述了一遍。只喜得許祕書許植三不住的點頭。……說周虎是沒有妻子。這件事不着落在王勝的妻子身上。只沒處下手。兩人又討論一會。當晚無話。來日吳曜假清河縣大堂。先傳原告黃雪樵及將孫必古夫婦提到堂上。並傳被告的妻子王蘇氏到案。訊問了一會。果然王蘇氏在枕邊衾底。聽王勝把克斯米等所以陷害孫必古家的來龍去脈。對他說了。王蘇氏於今見了吳曜那種威嚴可畏的樣子。自家又沒有嘗過官刑的滋味。加之王勝已被人暗殺。就是招出來。死人死了。還有甚麼大罪。其時王蘇氏嘴裏雖呼着冤枉。但畏官如虎。禁不起打了二十個掌嘴。便沒日子亂招出來。吳曜令刑房一一填明了供單。將各犯分押已畢。便會同淮安知府劉



士龍令忤作向各屍場處驗相死屍。却不見了孫玲姑的屍級。卽發下一道獎示。有人尋得孫玲姑的屍級。賞銀二百兩。這獎示剛發貼出去。便有郭知縣跟班的秦仁。到堂請賞。吳曜卽喝令將他拿住。……勒逼他先將玲姑的屍級。從花井裏繫起來。當由忤作驗相玲姑的屍身。實係身前碰頭而死。吳曜便利淮安府坐堂。訊問秦仁。那秦仁因這事與自家沒有多大的關係。只得一口招出。供詞和王勝的妻子大同小異。不過各就其所見而言。吳曜才知郭沐恩硬喝軟誘。替克斯米吹這種沒有眼的笛子。想巴結克斯米。以致孫玲姑羞憤自經。這種助桀爲虐的心腸。吮癰舐痔的行徑。真是官場中的萬惡奴才。……這時吳曜卽同淮安府劉士龍。把此案前後的原委。連帶又牽出黃傑三人自首的情節。及各嫌疑犯所供的原文。詳加斟酌。由淮安府備上詳文。申詳到省。吳曜亦具文稟明了制軍公署。及咨文送給藩臬各大衙門。轉呈戶部。後來回文到



日略言黃傑三。於法雖不可赦。於情則有可原。自首亦當從輕減免。令淮安府將該犯監禁一年。以儆不法……克斯米等狼狽爲奸。誣入罪。其身已被刺殺。刑罰無所施行之地。亦諭令該知府令該死犯各家屬殮屍入葬……許植三祕書不合暗竊禁書。法當斬決。姑念與本案頗着勞績。仰該長官將該祕書挖去雙目。兩全功罪……玲姑貞烈可嘉。宜施其墓。其餘如孫必古孫錢氏及王蘇氏秦仁等各犯。皆宣告無罪。黃雪樵亦當旌以匾額……吳曜與劉士龍細忖這判決的令文。自然參透有克斯侍郎從中作祟。然而克斯侍郎亦不便明目張膽。欺做官人全無心肝。也只得由部裏這樣的變通辦法。照例滿人與漢人有了交涉。有國法可講。有公理可言。已屬是第一奇事。吳曜劉士龍也只得立刻奉令施行。可憐許植三因苦心折獄。昭雪了人家大冤。反慘被剝去雙目。他却一不怨天。二不尤人。只怪這不平的世界。竟會產生這不平的法律。



就此成了廢人。辭別吳曜。回他的原籍吃老米飯了……論理黃傑三人是不服這不近人情的法律。將一副健兒身手。甘沉埋繯綫之中。就誤他們一年的進展。毋如深感吳曜知遇之恩。也就吞聲飲恨似的。飽賞那鐵窗的風味……吳曜因秦仁本無罪迹。那時已拷得他寸骨成傷。這二百兩賞銀。是不能失信於他。便捐下官俸。按數賞了秦仁……克斯侍郎是啣恨吳曜。就想拿他一樁不法的行徑。報復他的大仇。毋如吳曜無瑕可擊。克斯侍郎又漸失雍正皇帝的寵幸。官爵且不能自保。也就把兄弟的仇恨。漸漸鬆懈下來……一年容易。又是秋風時節。吳曜算得於今已是黃傑三人出獄的期限了。即輕衣小帽。等待黃傑出獄以後。便將他們仍然請到自己的衙裏來。挨次坐下。黃傑道。大人可知我們三人。就該受這種不平勢力支配的嗎。我們爲甚麼就毫不遲疑的。進了大監。又不想在監內翻出來。我們的能力。豈是辦不到的。吳曜道。你們若



不願進那勞什子牢。再則有越獄的心路。我也決不承認你們是我的好朋友。辛辛苦苦常去瞧着你們，所爲何來。很好。你們見了我，不曾有過半句恨我的話。不過我做朋友的，沒有法子能開脫你們監禁的罪名。我心裏終覺不安。好了。你們已出了獄了。不妨委屈些在我衙門裏奔走奔走。表面上雖分尊卑的名分。骨子裏都是朋友。沒有甚麼貴賤。俟日後有了機會。再保荐你們幹大事。你們可願意不願意啦……黃傑三人都連連答應。就此都做了吳曜的衛士。因窺探吳曜的性情。深惡滿人。不過他因爲孤掌難鳴。有所畏怯。黃傑三人便私議了一會。決意到崎田嶺去請出個左煥來。好威脅吳曜共舉大義。三人就在吳曜跟前請過了假。直奔崎田嶺而來。三言兩語將左煥請出了石洞。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八回 吳提督苦心折獄 許祕書挖目歸田



第九回

餐風飲淚五夜拜兄墳 冷月寒鴉孤身尋師骨


話說左煥被黃傑水立鰲水占鰲三人請出了石洞。一齊到了清江分頭辦事。毋如吳曜到了這種進退兩難的關節。那黃傑三人都斷指爲誓。左煥又用刀砍去了一隻左膀。管茶問酒的小廝。又被左煥砍了。吳曜看他們這種情形。激烈到一百二十分。沒有別法。祇得剗出心來。給他們瞧一瞧。……就惹得他們都傷感起來。黃傑道。我和水兄等在各省探訪了多年。不知吃了許多醜心的苦。才訪出這個富有血性的吳提督來。于今事情已弄壞了。世界上是萬萬沒有第二個吳提督了。我們所幹的事。終久要弄成畫餅。這身軀留在世上。又有怎麼用處。不若大家準備一死好謝吳提督在天之靈。水占鰲道。這件事還要黃兄仔細酌量才好。水立鰲道。小兄弟。你真是個獸子。事情到了這一步。還有



甚麼成就的希望。我們是早死早好。倒反摘斷愁腸。邊說邊舉手一刀。砍了水占熬……又把刀向自家頸上一橫。一顆頭早從頸子上滾下來。屍首就倒在吳耀的屍身上。接連黃傑也拿刀刺了自家的心肝。以謝吳耀。只把個左煥悲傷得如癡如醉。驚得倉皇不知所措。便潑口嚷道。姓左的要殺人了……姓左的殺死人了……這一聲不打緊。早驚得衙裏的公差兵士。一個個提刀執槍。敲鑼興鼓的蜂擁而來。却見吳提督的三個衛士及兩個小廝。都被這自叫姓左的刺殺了。姓左的也砍掉了一隻膀子。就此各人都抱奮勇似的奪了左煥的大刀。把左煥的左膀合攏他兩隻腿。捆得結結實實。又用刀在他兩肩窩裏。戳了兩個窟窿。穿起兩邊的鎖子骨。左煥並不叫痛。暗忖我這們一死。不但可以不負我的朋友。並且可以對得起這吳提督。不致把殺人的罪名。張冠李戴。殃及無辜。吳提督和黃水等衆位英雄。陰靈有知。好等候做兄弟的一同去罷。



（一段披肝瀝血的文章可與漢北地王劉謙傳合讀）左煥想到此處也不問雙肩兒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就聽憑差役兵士人等怎樣擺佈。及至過堂審問的時候。左煥都冒認仇殺吳提督等六人。最後無意閃了一刀。砍去自家的膀子。堂上的官。有拷問他和吳提督有怎麼仇。刺殺了吳提督等六人。怎麼由他親口囔出人來。左煥總是熬刑挨痛不答一字。因此便將左煥定成了凌遲的罪。正法清江。左煥在臨刑的時候。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說。四位英雄。我們今生不能有快心的日子。來生好在一塊兒幹一下罷。……左煥正法以後。所餘的殘屍賸骨。都拋在郊外喂狗。這時他徒弟齊五。在崎田嶺石洞之內。那日忽覺心神不安。渾身都直戰起來。只不明白是甚麼緣故。忽聽得石洞裏有人揚咳一聲。齊五暗想。可不是我的師傅回來了嗎。這咳聲就好像同我師傅咳出來的一樣。我師傅被三個人請去。已有了兩個多月。什九不像我師公一



去就不回來。這會子我師傅是準當來了。就這們一想。又轉喜得心裏直跳起來。渾身精神陡長。一些兒也不會抖戰。便從石屋內跑出來。迎他的師傅進去。誰知走到了洞門。見一個鬚髮飄然的老者。神采驚人。左右肋下都挾着洞門內一對螞猴笑。容可掬的站在他的面前。這種人一落到齊五的眼角落裏。又想到方才的揚咳一聲。簡直與銅鐘相似。這咳聲必須內功上有了十足的時候。才咳得出來。毋怪他就想到是他師傅咳的。因此便猜着這老者是個大有來頭的人。正要向老者請示一番。那老者已搶先問道。你這後生。可是左煥的徒弟齊五了。你認出你師傅來。却認不得我。我便是山西仇惕安……齊五聽了。真是喜出望外。便跑下叩頭道。原來是師公到此。小子是失敬了。師公。你老人家可見我師傅沒有。怎麼到今兒還不回洞中來。仇惕安道。我別了你師傅。就沒有同你師父相見的機會。你師傅別了你。也沒有和你相見的機會。你師



傅是不在天上。不在人間……于今我有幾句交待你的話。這所在並不是你的棲藏之所。你就此出去走走。才知道外面的天是多高地是多厚。把那心猿意馬趕快收拾起來。國家的存亡。原不是你隻手所能補救。你一個人強有怎麼用處啦。何況目下的時機未熟。日後自會產出一般大英雄。大家傑。把這個已經喪失的國土。從滿人手裏奪了回來。你師傅本是這時勢一個可憐的人。你的後福無量。須比不得他。你就該不死守在這石洞裏。你師傅也希望你去走走。要緊要緊。你我後來自有相見的緣分……齊五剛聽到這裏。覺得他師公的聲音已停止了。抬頭一望。那裏還有個師公呢。連一對螞猴都不見了。心裏甚是驚訝。慌忙走出了洞外。祇有山風瑟瑟。山木蕭蕭。都含着淒涼的氣味。就在滿山尋了個遍。仍尋不到自家的師公。暗把師公所囑咐的話。在心內盤旋了一會。祇好離開這座石洞。忽然動了思鄉的念頭。因爲五年以來。不曾



回家一次。哥哥嫂嫂也不知怎樣的盼望我。我若不回去探望他們。根本上終久欠缺。拿定主意。晚間便飛向惠陽地界而來。到了自家的村莊。其時左隣右舍都已睡熟。看看家門已是鎖着。叫了半會。不見裏面有人答應。齊五便從牆頭翻了進去。見各門各戶都鎖起來。只沒有看見一人。心裏便急得甚麼似的。仍跳出了屋外。打開鄰舍的大門。早驚動那鄰居家中的上下人等。都從睡夢中披衣起來。齊五便對他們說。我是齊毓生回來了。我哥哥嫂嫂。是到那裏去了。那鄰居家主人向齊五問道。你可是齊五少爺嗎。五年不見。這變成甚麼樣子。依稀還能看出是五少爺來。五少爺。可惜你來遲了一年。就不能見你哥哥嫂嫂。可憐你嫂嫂去年得疫症死了。你哥哥又想着你。又想着你的嫂嫂。想出一場大病來。也就死了。于今他們兩人的墳塋上。已長起青草來了。齊五聽了。不由心酸一陣。那淚珠早流了下來。哽咽似的向那隣人問道。鄭二爺。你這話




是真的嗎。那隣人道。誰哄你。你明早再去問問別人。就知我鄭步麟不說謊話。這種話又不是說謊的事。齊五暗忖。這鄭步麟是個老實人。他不能平白無辜的咒我的哥哥嫂嫂。怪道我日間在石洞裏。六神不安。身上抖戰得甚麼似的。原來家裏出了連天的大禍。啊呀。我的哥哥嫂嫂。你死了葬在土裏。可知你兄弟回來。就不見了你們。齊五越想越傷心。越哭越流淚。只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幸虧被鄭步麟一家子勸止了。他的哭聲。鄭步麟又說道。打從你哥哥嫂嫂死了以後。人死了財也空了。幸有這幾間房屋。各樣的傢私。親族鄰舍。都替你保護着。我們天光一亮。就得領你到大少爺大少奶奶的墳塋上。去祭掃一番。你就撐起這門戶來。照五少爺這枝筆桿子。一個錢沒有。也不愁混不到飯吃。我們雖不知五少爺這幾年是在那裏。然而出門的人。就是做官騎馬。也沒有坐在家裏的好。五少爺從今夜起。就請委屈些住在舍下。隨粥便飯。我也不



客氣。怎樣的恭維五少爺了。齊五那肯依他這一篇話。連夜請他領到自家哥嫂的墳上。也不澆酒奠漿。就跪在地下。飲淚餐風。乾號了一陣。一時東方已吐出魚白的顏色。那村前鳴雞。又一遞一聲的叫個不住。齊五便向鄭步麟含淚說道。鄭二爺。承謝你的好意。以後我哥哥嫂嫂的墳塋。我須要托你料理。我是不能坐在家裏吃那碗筆桿子飯。所有的房屋家私。我要他也沒有用處。最好就散給親族鄰舍。給我哥嫂留一些紀念。我就此便得罪了。說着。便向鄭步麟作了一個揖。鄭步麟便一把拉住了他。說。五少爺就這樣急急匆匆的是怎麼話。齊五那裏理他。一撒手就跑得遠了。鄭步麟急拔步飛趕。越趕越遠。越遠越看不見了。沒奈何只得兀自回去。單說齊五一路之上。想起哥嫂已死。家鄉間是沒有半點罣礙。便準備去見他父執。雖不決定用舌劍功夫。冒險脅他謀反。然而却想在他那裏住下來。慢慢的相機行事。他這父執。本是清江的提督。早



曜若談及吳曜同齊子明的交情。就說上三五萬字。也不能窮源盡委的寫出來。何況這事與本文沒有多大的關係。也祇得完全略而不言。齊五到了清江。訪知吳曜已被仇人所殺。並連帶刺殺三個衛士。兩個小廝。吳曜的仇人。已經凌遲處決。這人正是廣西的左煥。……吳曜探出了這樣消息。如同兜頭打下。一聲霹靂。暗忖我師傅何以殺我父執吳大人咧。他同吳大人有甚麼深仇。竟下這樣毒辣的手段。結果竟至兩敗俱傷。想我師傅這樣本領。居然吃官裏拿住。真如我師傅所說。凡事之不可理解。不謂之天命。卽謂之天數。怪道我那天在石洞裏。心驚肉戰。我回鄉。見哥嫂死了。因爲這種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的緣故。是應在我哥嫂身上。萬不指望是我師傅在這清江凌遲的時候。便使我在崎田嶺石洞之內。有些心驚肉戰起來。我師公說他別了我師傅。就沒有同我師傅相見的機會。我師傅別了我。又沒有和我相見的機會。又說我師傅不在。



天上不在人間。這些話都說得明如鏡見。由此看來。我師公的是異人。爲甚麼我師傅受刑的時候。我師公不但不前去解救。反對我笑天嘻地。我師公原不是這樣涼血的人。難道我師傅就義而死。死者的造化。却比生者還大。這也只得歸之數命罷了。我師傅偌大的能耐。尙不能劈手推翻這種萬惡的環境。若恃我這點功夫。單人獨馬。專同那滿人做對。這不是拿着卵蛋碰泰山石麼。我師公以後對我所說的話。諒來是一句不會錯的。可憐我師傅的殘屍賸骨。已拋向郊外喂狗。世界上第一等人物。竟如此結果收場。公私情誼。處處授我以無限的傷感。齊五這們想了多時。一根毛孔。都似攪了一根針。精神上的苦痛。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便拿定主意。到清江城外郊野的所在。尋覓他師傅的屍骨。尋了十來個日子。全沒有一些影響。那夜五更時分。冷月啣山。寒鴉掠影。齊五因尋他師傅的骸骨。其初已尋了多時。疲乏了就在叢莽中奄奄而睡。似乎



一覺醒來。臉上已鋪了一層濃霜。渾身都是寒噤噤的。却見前面有好幾個人。席地而坐。好像在那裏吃酒。齊五忙近前一看。直喜得一顆心跳起來。你道是甚麼事呢。原來吃酒的那幾個人。齊五都完全認得。內中也有他的師傅。也有到石洞裏去請他師傅的那三個武裝打扮的人。還有一個。是他的父執吳曜齊。五在五歲的時候。是拜見過的一見面就認出來。齊五心想這清江的人。怎麼咒起我師傅和我父執來了。看他們不是仍然活在世上。好好兒一塊吃酒麼。……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九回 餐風飲淚五夜拜兄墳
冷月零鴉孤身尋師骨



第十回

還鑣銀老達官走眼 盜寶刀小英雄吃驚

話說齊五見他師傅左煥及吳曜等人。在那裏吃酒。連忙向前敬禮。看他們仍然是歡呼暢飲。彷彿沒有瞧見他的一樣。齊五甚是詫異。欲向他們問訊。只是舌尖上吐不出一字來。就像個啞子似的。再瞧他們吃得都高興起來。吳曜和他師傅挖出自家的心肝。都放在碗裏。那三人各把個頭搬下來。他們也有揮斷五指的。也有砍去膀子的。齊五多久要近前勸解。毋如兩手兩腳。不知怎麼似的。都不能動彈了。不禁驚出一身的冷汗。醒來還是一場清秋的大夢……爬起身來。便見有一路旋風。向前轉去。齊五愣了一愣。即隨着旋風。一步一步的趕來。約趕了半里多路。前面是一座蕭蕭瑟瑟的松林。那旋風已轉入松林之內。險些把松幹都折了下來。月光之下。看見松林下有一羣寒鴉。各自張開



翅膊伏在一堆。嘴裏不住呱呱的叫。及見齊五走來。那一羣寒鴉。扇風攏翅。一齊飛上松樹梢頭。齊五日有紫稜。一眼便見地下攤着一堆白骨。一顆枯瘦的頭。還賸了個骨朵架子。齊五便什九疑惑師傅暗中指點他收此骸骨。然而還怕不是師傅的遺蛻。便叩頭祝告一番。却見一陣旋風。又拔地捲起來。似乎是自家師傅面貌一樣的人。在他眼前一閃便不見了。齊五這才放聲大哭起來。眼中的血淚。都淌在骨頭上。那樹頭鴉鳴聲。半空飛雁聲。前村雞啼聲。也含着悽愴的哀意。齊五哭了一會。從身上褪下一件小衣。把骨頭打成一包。歸葬在崎田嶺石洞之內。仍然轉至清江。停留了半載。畢竟訪不出他師傅所以仇殺他父執。及他師傅何以就吃官裏拿住的緣故。日子久了。也只好把這件推開去了。但他師公仇惕安。是山西的人氏。便到山西去探問他師公一番。誰知他師公少年亡命。在山西原沒有多大的聲名。却被他訪出個岳廣義來。是蓋過




直隸山東山西的一條好漢。江湖上人都稱他叫單刀岳。沒有人肯同他做下對頭來。齊五因茫茫海內。沒有多少了不得本領的人。看岳廣義的聲望。還在他師公之上。這岳廣義的本領。也就可觀。本來英雄能愛英雄。齊五胸中既有岳廣義這一個人物。在山西又沒有訪到他的師公。很願到北京岳廣義那裏結識一番。豈知到了北京。而岳廣義已押着久泰當典的鏹銀到山東去。齊五撲了一個空。看岳廣義門前上等的食客。都是花拳繡腿。沒有甚麼看得上眼的人。一個個却又養得腦滿腸肥。齊五想岳廣義的上等食客。全是飯桶。這岳廣義也許徒盜虛聲。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人物。而且岳廣義又押着久泰當典的鏹銀。這久泰當典。是侍郎克斯胃開的。齊五就忿恨岳廣義盜名欺人。吃這碗保鏹的飯。倒也罷了。爲甚麼就沒有志氣。掛着單刀岳的招牌。反替這萬惡滿人做看財奴。想到這層。心裏便氣得甚麼似的。便要一路到山東去。結果了



這岳廣義。誰知離周村不遠的地方。遠遠看見岳家的旗號。齊五便先轉到飯店等候着岳廣義到來。却見岳廣義那種老當益壯的樣子。威而不猛的神形。齊五倒有些不忍殺他。故意同他開幾回頑笑。夜間岳廣義歇在那一家旅店裏。見齊五那樣的本領。那樣的神態。自家的性命。險些傷在他手。反見他倒身下拜。又取出簽着久泰戳記的一包銀子。這些悶葫蘆。如何能猜出個所以然來……即向他訊問一番。齊五笑道。這銀子何嘗是我盜的。你見我從身邊拿出來。居然把我當做個強盜了。我要殺你。是因你替滿奴做看家狗。我今拜你。即因你是江湖上第一個仁義過天的人。你的本領。雖然趕不上我。然而有本領的人。照例不肯恭維那些沒有本領的人。我在北京。見你鑲局裏一班花拳繡腿。打算你也是一個飯桶。只會替滿人做看財奴。我不殺你。還稱得起是惠陽齊五麼……誰知事實竟有出人意料之外。日間在周村一見了你。便知你




不是替滿人做看財奴的人物。不過年紀大了。和光流俗。氣候純到極頂。表面上雖然不拘一格。胸懷却迥與別個不同。非若我們年輕的人。心裏有一件事。面場上就要顯露出來。我就有佩服的意思。你一見面就知我不是等閒的人。你不是內行。那有這樣眼力。也許把我當做花拳繡腿的人。一般看待。我不待交手。便知你本領十九不離。因此我欲殺你心腸。就立刻打消了。但不明白你的本領。究竟好到了甚麼家數。所以晚間又趕得來。同你見個高下。不意剛飛到旅店裏。在一所小房間內。見一個夥計在那裏打盹。我因爲你同行的夥計。本領須比那些坐在局裏吃閒飯的花拳繡腿。稍高一籌。要同你見個高下。且同那夥計走一趟兒。被我趁勢閃進房中。脚步下故意放重一點。就躲在那夥計的背後。那夥計彷彿也驚覺了。揉一揉眼睛。估量他疑惑房裏有人。卽從身邊摸出一包銀子。仔細翻閱。我因這銀包上面。簽着久泰的戳記。又是個單包。



就知他這銀子暗昧得很。連忙在背後將他捏住。喝令他不要聲張。便逼問他這銀子是怎樣得來。他其初不肯說出實話。後來被我脅迫得沒有法子。也就低低聲從實說了。原來他在那久泰當典封大包銀子的時候。就偷天換日似的賺下這一小包來。他居然膽敢把銀子藏在身邊。不怕你半途上拿他這偷竊的原贓。丟了他的臉子。就怎樣的處置他。他也不是個傻子。做這種沒魂的事。決是你平素看待他們。處處不離寬誠兩字。並未有一次拿過他們的贓物。由此類推。江湖上做沒本錢買賣的人。是因你寬誠所格。不欲劫你的鏢銀。佩服你的本領。還在第二步。其時我在那夥計手裏。奪了銀包。藏在身邊。就對着他鎖腰穴下點了一下。已是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大約這會還直挺挺的坐在那裏……於今我對你下手。表面上我又現出令人害怕的樣子來。你却如同沒有這回事的一樣。我前後一推算。你不是仁義過天的人。那有這樣氣量。我




不拜你。還算得個惠陽齊五麼……岳廣義聽了。方才恍然明白。齊五卽拉岳廣義到那小房間內。在那夥計兩嘴巴上打了幾下。這樣打來。比甚麼靈丹妙藥都迅快得很。那夥計已恢復了自由了。臉上倒有些紅通通的。齊五道。你主人的心地。決不至怎樣你。我們再對同來的人說明。也不宣揚你偷銀的事。下次可不要再犯罷了。那夥計一時良心勃發。先向他們謝罪。連後卽說道。於今受了這位英雄的教訓。下次那怕老教師就教我偷竊銀子。我也不幹這種不能告人的事。我索性說明了吧。這種玩意。我已有過三次了。不過偷竊的法子。各有不同。又沒有這次偷得多。只是三兩五兩而已。我因爲老教師的爲人。忠厚得很。並且我在鑣局裏。也偷過東西。買給別人的。老教師明知是我偷的。也不肯發覺我。我因此膽子就越偷越大起來……岳廣義聽了。輕輕一笑。從此便留齊五同行。到山東省裏。交足了鑣銀。仍然回到北京。齊五見岳廣義外面



雖是闊綽的了不得却是開的一個空心鑣局。就知他把賺來的銀子都花在一般花拳繡腿及窮苦的人身上。因苦勸岳廣義把這班花拳繡腿的飯桶辭退。岳廣義不肯聽……岳廣義有個兒子名喚繩武。今年才交一十三歲。那岳繩武見了齊五。却一口一聲喚着五爺。岳廣義請齊五教給繩武的武術。令繩武改口喚師傅。這時的齊五已不是一年前那個齊五了。齊五打從到塵世間奔走以來。常識上畢竟增加不少。他見滿人的勢力十分澎漲。而漢人什九在醉生夢死之中。毋論隻手不能回天。就把這錦繡河山在滿人掌握內奪了回來。我漢人一時沒有自主的能耐。不能自主。難免再有引賊入垣的痛史。參加師公所囑咐的話。是沒有一絲走板。也只得徐觀世變。再作計較。便在義記鑣局住了三年。那天岳繩武在練武廳上。忽然不見了師傅齊五。岳繩武便走出廳外。看師傅同一個鬚髮飄然的老者。手挽手走出局外去了。心裏是疑惑師



傳被這老者帶去遊逛。那知一去以後。三日沒有回來。這時岳廣義適由天津回到鏢局。便對岳繩武說。你師傅已在半路上告別去了。祇是來的太奇。去的太怪。岳繩武又將師傅同一個鬚髮飄然的老者一起出們的事。稟告了岳廣義。岳廣義詫異道。這可是你師傅的師公仇惕安了。怪道你師傅見了我。就一拱而別。再也挽留不住。原來被他師公帶領去了。爲父聽你師傅曾說過他師公的話。可惜爲父沒這眼福。得見前輩英雄……岳繩武從齊五學了三年的功夫。本領反在岳廣義之上。岳廣義死了。岳繩武却不拘守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論調。他說一個人有了本領。不能做沒本領人的奴隸。有志氣的。更不當做沒有志氣的事。替人家保鏢。不是做沒本領人的奴隸麼。我是有志氣的。怎配幹這些事。岳繩武存着了此等念頭。就收了義記鏢局。辭退了門下的食客。雖然他父親的虧空不少。然他家的親戚同族。大半是有錢的富戶。岳繩武



就到他們家中。東借西貸。剜肉醫瘡。還了舊有的虧欠。便帶了一個家人。岳信離開了北京。專訪求天下的英雄。有本領人。一路上不愁沒有人逢迎招待。岳繩武在北京帶了五十兩銀子盤川。及至到了江蘇六合縣裏。只用去十餘兩。那天住在六合北門一家鳳儀春旅店十五號房間內。岳繩武即令岳信在這裏面坐定。自家便到街衢之上。遊逛一番。不一會回到旅店。踏進十五號房間。瞧了一會。即握着岳信的手。臉上現出很詫異的樣子。向岳信說道。你可瞧見有人進這房間沒有。岳信道。我一刻也不曾離開這裏。除了茶房送一壺茶來就走。那裏曾見到有人進來。岳繩武道。茶房進來。是沒有這膽量。你可知道我箱子裏一把寶刀。已被強盜偷竊去了。岳信向箱子上一瞧。說道。這箱子先前是鎖着的。此時開了。鑰匙是藏在東人的身邊。強盜欲開這箱子。那有這般同樣的鑰匙呢。我實在除了茶房。是不曾看見有一個人進來。也沒有開箱子的。



聲嚮。岳繩武點頭道。是呀。豈獨強盜開這箱子。你不明白。連強盜偷我身邊的鑰匙。我也沒有看見這強盜的橫眼睛豎鼻子。我在街上只覺有人在我腰裏一摸。我便預備拿他的手。却被他免脫了。我登時並不見有甚麼人在我身邊走過去。只是一把鑰匙已沒有了。一口氣就走了回來。又瞧這箱子開了。我箱子裏的寶刀。可是已被強盜偷了去了。這強盜的本領很大。怕我岳繩武是不易捉他得住。岳信還未深信。打開箱子一看。果沒了一把寶刀。那一包零碎銀子。還好端端的擺在裏面。岳信就叫了一聲苦。岳繩武道。料知這強盜已走遠了。出門千條路。我又不知他向那條路上走去。但有這樣了不得本領的人。母論如何。我終要訪一訪他究竟是誰。欲知這強盜的來源去水。且俟下回再續。



第十回 還鑲銀老達官走眼 盜寶刀小英雄吃驚

